B
128
L83L53
V. 4

LIBRARY
JUL 09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陸子學譜卷之十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　紱編
陸川麗　嶼校

弟子五

傅主簿子雲

撫州府志本傳

傅子雲字季魯金谿人成童登象山門以其少使先從鄧文範及登朝留之槐堂子雲尋赴太學遭象山於道共泛桐江答問如響象山精舍成學者數百人坐以齒子雲在末座間設一席於傍俾子雲代講或非之象山曰季魯天下英才毋妄議子雲學務明善知本言行動中規矩象山嘗執其手曰

骨相寒薄道雖明恐不得行及出守荊門使居精舍曰是山繫子是賴其爲我率諸友日切磋之又謂諸生吾遠守小郡不得與諸君掃清氛翳幸有季魯在願相與親近自是從游者日盛晚奉大對葛端獻公邲素加敬仰期以首選弗果子雲曰場屋之得失窮達不與焉終身之窮達賢不肖不與焉人以爲名言主甌寧簿決訟必傅經義人服其學所著有易傳論語集傳中庸大學解孟子指義離騷經解郡守葉公夢得嘗師事子雲以公配享三陸祠子雲又有文集若干卷行於世

[redacted]書問著作

先生嘗與傅季魯書云二十四日發敝廬晚宿資國二十五日觀半山瀑由新蹊抵方丈已亭午山木益稠蟬聲益清白

雲高屯疊嶂畢露蹤雨遙灑清風謬謬不知其爲夏也何時
來此共之適欲國紀點對一事或未能來可先遣至
傳子雲祭先生文畧云道塞宇宙而人至靈不蔽於物易知
易行維天憂民篤生斯聖乃徹厥蔽俾安正性周衰文弊孟
沒學絕功利橫流道術分裂所見益鑿所言益支易知易行
誰其覺斯千七百載乃有先生先生之德濬哲粹英道喪既
久無所取證深研力索俯仰參訂或啓於家訓或得於羣籍
或由省察之深或資辯白之力惟至當之不磨卒會歸於有
極始信夫良知良能降於上帝可以可大道實簡易倘正僞
之不辯而先後之舛施則已私之是憑豈天德之在茲遠紹
孟氏之旨極陳異說之非世之學者標末是求而吾先生自
源徂流世論一切如鞭之刑而吾先生允稽其情世之於人

多察鮮容而吾先生善與人同世之於善迹似情非而吾先生情實自持世排異端惟名是泥而吾先生即同辯異世讀古書立論紛然而吾先生先實後言嗚呼先生視古如反諸掌視民如納諸溝斯學斯志曾不一施今則已矣弧矢不去手關河不忘懷搜求忠勇義欲一伸曾不一遂今則息矣莫大於曆夜觀星象莫神於易晝索蓍卦考禮問樂遠稽古制曾不畢究今則墜矣間世之英拔萃之議作於斯世亦如此而止矣

嘉定五年壬申秋八月張衎季悅編[redacted]先生遺文成子雲爲之之序其畧云先生生於孟子沒千有七百餘年之後當浮僞雜揉諸子淆亂之時乃能獨信實理而不奪於浮僞精別古書而不惑於近似深窮力踐天德著明推以覺人不加毫末

故一時趨隅以聽者莫不油然悟良知良能至明至近之實灼然知自下升高積小以大之端躍然興堯舜可爲不自棄自暴之志回視曩之蔽於支離浮僞之說者又不啻若夷猶於九軌之路而灼見夫在荊棘泥淖者之爲陷溺也盖先生長於啟迪使人蔽解疑亡明所止於片言之下有得於天而非偶然者先生亦自以孟子既沒斯道之任在已病浮僞之害正渝實救焚拯溺如已隱憂撲燄障流厥功彌大故民彜帝則之實孔子孟子之傳賴以復闡於世云云

季魯所著書及文集外有門人所録講學語一卷吴文正公澄爲之序云陸先生之學不在乎言語文字也故朱之語録累百餘卷奚啻千萬億言而陸之語録僅僅一帙其一帙者亦可無也盖先生平日教人專於身心上切實用功一時精

神之感發旨意之懇到如良工斵輪大冶鑄金巧妙莫可彷彿也而可筆録乎朱語諄詳而所録多冗複陸語峻潔而所録或暗劣此語録之病也故曰可無也陸門高第弟子傅季魯人稱琴山先生其元孫斯正示余語録一編所記三十五條其間五條已載陸先生語録將欲鋟木以傳余謂傳之不足以章世美觀之不足以得家學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由傅以遡陸由陸以遡孟在此而已安用語録爲哉余雖有是言而其鋟木之意不能已遂爲之題其篇端

劉太博堯夫

撫州府志本傳

劉堯夫字淳叟金谿人氣槩軒豁文辭温雅從陸文達公游

每焚香靜坐曰欲與天地同其大象山笑曰天地自大但勿拂之乾道己丑補入太學四試兩優遂釋褐時號走馬上舍淳熙二年登進士第除國子正遷太博陛對極言時相之失以爲天子有私人則外廷有具位外廷有具位則公卿有他徑又口奏治天下在明辯乎邪正是非之大者上褒其學問正當退朝目送之曰監司須得如劉堯夫者劉光祖稱其調高才清志大論壯奏事上前排斥權倖甚勇又稱其詩語新韻勝皆古人所未道通判隆興府卒於官有井齋藁集若干卷

書問事蹟

先生答劉淳叟書云承諭爲學無他疑但却不如江下感發時其他朋友亦無甚進學固不欲速欲速固學者大患然改

過遷善亦不可遲回向來與諸公講切處正是爲學之門進德之地誠有志者何忍復塗塞其門榛蕪其地哉平時所喜於淳叟者徒以志向亹亹有進無退今反遲回若此何耶向時謬妄工夫其勇往如彼今云知過乃反如此則亦悖於用勇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舜所以爲舜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蓋夫子之明訓亹亹以進非淳叟之過也其過顧在於進之非其道耳誠知其過頓棄勇改則亹亹以進者乃舜之莫能禦夫子之所謂如不及而又何病乎今淳叟不然而自曰知過吾不信也惟即改之無待來年夫道若大路朋友相聚不相與勉勵策而進之而自作艱難自作節目乃是未肯頓棄謬妄之習爲遷延苟免之計如今時寇盜已在囹圄不肯分明伏罪遷延歲月僥覬降赦苟

得脫免之後必復爲亂矣宜勇改之毋蹈此轍
先生又與劉淳叟書云淳叟之氣稟固自有異於人者往時朋舊相親鮮不服其粹和醇美以爲無疵獨淳叟之心往往有不敢自欺者求他人之明如淳叟之心不可欺則亦鮮矣至如晚寢早作躬親細事筋力日強精神日敏則自去冬以來其效甚著縱有荒怠勉之斯復所不足者恐不獨在是也麟之姪近頗精進論事儘有根據致如說淳叟輒欲以一言斷之此亦是其病處固嘗闢之矣然在淳叟不可不察宏父德器言論皆有餘味誠有其仁亦焉用佞然光明所燭波瀾所及不已於學當有充長之驗以大禹之聖聞在知人在安民之言則吁而致其問仁有所未洪智有所未足勇有所未至而欲歛然自安於弑父與君亦不從也之列則亦偷矣館

學之官非費宰比能相勉以進無苟自安則吾道有望道之異端人之異志古書之正僞固不易辯然理之在天下至不可誣也有志於學者亦豈得不任其責如射者之於的雖未能遽中豈得而不志於是哉開先聖之道闢邪說放淫辭於今當有任其責者而多言是病此公孫洪禁民挾弓弩之策也

按淳熙乙巳楊誠齋爲吏部郎中時王季海爲丞相一日問誠齋宰相以何爲先務荅以莫先於薦士因列薦朱子等六十人而堯夫與焉薦語稱其嘗冠釋褐立朝敢言云云季海即首薦朱子提舉浙江常平尋以劾唐仲友七疏不已語併侵季海始相違戾餘人俱不及用焉又按當時因淳叟晚頗信禪學因妄傳其爲僧實無此事府志本傳

稱其任隆興判卒於官未有官可以爲僧者先生與朱子
書云淳叟事此中初傳殊駭人聽徐覈其實乃知多小人
傳會之辭要之後生客氣如此足見無學力云云疑指此
事然其晚年學禪則實有之先生與君舉書言淳叟前月
初冒暑歸自臨江病痢踰旬竟不起可哀可哀此即年來
避遠師友倒行逆施極可悼念春夏之間適有困折某近
抵城闉見其臥病方將俟其有瘳大拯拔之不謂遂戚長
往念之尤用傷歎淳叟正已初向學時自厲之意蔚然可
觀鄉里子弟因之以感動興起者甚衆曾未半塗各有異
志淳叟歸依佛乘正已慕用才術所託雖殊其趣則一此
其蔽與前所謂以學自命者又大不侔云淳叟子孫甚盛
在金谿者散處數族不下千家五百餘年甲科不絕所爲

井齋藁集元明之際尚流傳於世今不復見惟吳文正公澄作金谿劉太博文集序尚存草廬集中今錄其稿於後云。

宋太學博士劉君之詩文僅存若干篇皆典雅溫潤明白敷暢讀之可見其爲正人胸懷皎潔坦易畧無塵滓嶔崎蓋其天資超特人物偉然自宜居當世之第一流年十七而登陸子之門二十四而入學二十九而釋褐四十四而遽終予深惜其達之太早不得久於親師又惜其逝之太速不得竟其務學是以所就但如是而已其族曾孫立大收拾遺文及年譜行狀等鋟之木故爲之題辭以表予之所敬慕亦以致予之所惋惜焉耳。

朱少府桴 弟泰卿

朱桴字濟道金谿人嘗任湖陰尉年長於先生與弟泰卿字亨道並師事先生執弟子禮甚恭先生語録第四卷云朱濟道說前尚勇決無遲疑做得事後因見先生了臨事即疑恐不是做事不得今日中只管悔過懲艾皆無好處先生曰請尊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于我有何欠闕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温柔時自然寬裕温柔當發强剛毅時自然發强剛毅濟道言臨川從學之盛亦可喜先生曰某豈不愛人人能自立人人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立乎其大者而小者弗能奪然豈能保任得朝日許多人在此相處一日新教授堂試許多人皆往只是被勢驅得如此若如今去了科舉用鄉里舉選法便不如此如某却愛人試也好不試也好得也好

不得也好今如何得人盡如此某所以憂之過於濟道所憫小民被官吏苦者以彼所病者在形某之所憂人之所病者在心因言風俗驅人之甚如人心不明如何作得主宰吾人正當障百川而東之又云某與濟道同事濟道亦有不喜某處以某見衆人說好某說不好衆人說不好某觧取之一日朱濟道力贊文王先生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某所能識先生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又云濟道滯形迹不能識人被人瞞濟道問智者術之原是否曰不是伏羲畫卦文王重之孔子繫之因天下之理無一違者聖人無不照燭此智豈是術因說舊曾與一人處事後皆效彼云察見淵魚不祥如何曰我這裏制於未亂保於未危反禍爲福而彼爲之者不知如何爲不祥

先生與朱濟道書云此理在宇宙間未嘗有所隱遁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順此理而無私焉耳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孟子曰先立乎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人惟不立乎大者故爲小者所奪以叛乎此理而與天地不相似誠能立乎其大者則區區時文之習何足以汨沒尊兄乎賢郎志向極可嘉向來供課想甚富此非不足也得勉之讀古書以涵養此志幸甚

其第二書云向辱惠書諸兄諸姪傳玩贊歎不能去手比之今此書辭反如二人甚愧前日簡忽不能悉意盡誠以相推挽遂使尊兄不能勇去餘習尚此遲回然詩却甚佳詩意書辭亦不相似詩只兩句便說盡了後兩句却成剩語文理頗不相紹續今欲易後兩句兼易前二字固不能出尊兄之意

但稍次其文耳。此理於人無間。然昏明何事異。天淵自從斷却閑牽引。俯仰周旋。只事天尊兄平日只被閑牽引。所以不能自立。今既見得此理。便宜自立。此理即是大者。何必使他明指大者。既見此理。此理無非。緣何未知。今是此理。非可以私智揣度傅會。若能知私智之非。私智廢滅。此理自明。若任其私智。雖高才者亦惑。若不任私智。雖無才者亦明。顏子之學本末甚明。尊兄未須泥此而求。但自理會。真能見得此理後日徐徐取論語讀。渙然冰釋矣。

又書云、示教日用工夫甚善。尊兄氣質忠厚。得於天者加人數等。但向來累外處多。得日剝落之。以全吾天。則吾道幸甚。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平居不與事接時。切須鞭策得炯然不可昧。沒對越上帝。則遇事時因省力矣

鵞湖之會朱亨道從行嘗記朱陸二先生所論云元晦欲人先博覽而後反約先生欲先發明其本心而後使之博覽以此不合先發明之說未可誣也元晦見詩有不平之色似不能無我

胥必先訓

胥訓字必先先生吳夫人之第三妹胥也見先生所爲吳公行狀必先於先生爲僚胥年齒小二十餘歲先生爲吳公行狀在淳熈十一年時先生年已四十六歲任承奉郎充詳定司勑令所删定官矣據行狀所敘必先是時甫聘吳氏女子尚未娶也然淳熈八年先生訪朱子於南康必先已從行見朱子所爲講義題跋葢從學在連姻之先矣必先嘗與楊慈湖等侍先生遊西湖在舟中與周元忠奕慈湖爲詩有局外

有碁輸與我之句見慈湖遺書其餘官階事蹟無可考
先生與胥必先第一書云近得吳伯顒書云麟之姪言必先治生甚進而學植荒落豈信然耶吾坐此三逕就荒吾之三逕如足下之六經也近有朋友裹糧千里而至者皆勤勤不不相捨每念足下去我之決何人性相反如此哉吳察丁母憂足下知之否向者嘗道先丈勉厲足下勤學之言想亦復置度外不復問矣士別三日刮目相觀吾猶以故意待足下則誠有罪然足下果能勉於此乎伯顒以親愛之情於足下不能無所惜故復爲此言然在某亦可謂愚矣古人擧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者果如是乎繼自今願足下與改是
其第三書云得書甚有奮拔之意良以爲慶然譬諸田疇荒穢之久雖粗加墾闢若畲耨不繼則茅立塞之矣用工深切

至到則通暢茂悅當又與今不侔願勉旃毋忽何以聚糧爲肎來是幸

其第四書云蒲稍綠耳尚可想見駑駘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誠可厭也馬之精神骨幹得之於天不可損益今爲人而坐使古人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之言棄而不驗豈不甚可痛哉

吳伯顒顒若 弟仲詩厚若叔有誠若

吳伯顒名顒若先生妻弟也與弟仲詩名厚若叔有名誠若者皆從學於先生伯顒最長猶少先生九歲其家世見先生所爲吳公行狀云公諱漸字德進姓吳氏舊名與仁字茂榮以舊字行其先自金陵徙家臨川今幾百年矣曾大父嗣宗父萬石迪功郎致仕兄弟三人公居次少隨伯氏從學於江

公滙江爲鄉先生從遊多老成宿學一時英異如李公浩曾公季貍皆在公以童幼居其間愿慤恭隨得弟子禮有所未解人樂告之年十有五喪母高氏服除致仕公使之治生公雅好文學重違致仕公意服勤數歲一日從容言其志致仕公大悅之更使從學未幾會新教官至試補弟子員郡之士大集公居第一自是每試輒居上游人服其藝異時同事江公者與爲執友公每自挹損事之如子弟紹興癸酉始與舉送人謂公一第固可俯拾明年省試不偶公不以罪有司曰吾殆業不精丙子再舉壬午三舉省試皆報罷自是仕進之意衰矣其後雖屢到省皆以其子姪或門人與舉送願公表率親舊敦勉以行公往來超然殊不以得失介意或以特奏名留之公曰吾來此聊復爾耳不能久也謝之竟歸日率諸

子讀書以自娛樂其聲洋洋踵門者未及見已爲之起淳熙十年六月朔以疾卒享年六十鄉閭莫不惋惜公性孝事親左右無違見老者雖賤必敬慈祥愛物力所及者螻蟻蛙蚓之難亦必免之其恭謙不競人皆以爲不可及至有不當其心引義正色堅勇亦不可奪家甚貧自奉甚薄唯祭祀賓客則致其豐鮮公在郡庠以行藝推爲前廊居無何輒逡巡辭去乾道庚寅許君及蘇君綜龜爲教官尤留意學校聞公學行信於鄉里造廬敦請至於再三不得已就之公雅爲許所知許方欲盡去宿弊事無巨細皆以諉公公爲區處條畫如指掌許每歎曰於是見君後日之施設矣事有緒即辭去其後合郡之士屢請延公入學教官郡守各致其禮公皆固辭不復去矣鄉里先達皆期公以有用乃竟不三試而死悲夫

娶黃氏子五人顒若厚若誠若皆世其業厚嘗與丁酉舉送女四人長歸某次甫笄而死次許胥訓次未嫁孫男女各一人尚幼卒之年秋九月壬申葬於金谿縣歸德鄉金石源祖塋之側葬之日送車塞塗祖奠於道者相望不絕行過者莫不齎咨涕洟其在童穉時爲公所知後又妻以其女知公之平生可謂深且詳矣知公之德不可不表顯於後謹覈書以告當世之君子淳熙十一年九月既望壻承奉郎充詳定司勑令删定官陸某狀云伯顒高才篤學而淹滯不用於世年止四十三先生爲伯顒墓誌云臨川吳伯顒余妻弟也外舅五子伯顒爲長孝友謹飭見於稚齒姻族賔朋每所歎賞年十五補入郡庠歲選常多許深甫蘇待問爲教官時學校最盛伯顒居上游所爲生財有大道論深甫極賞之謂後日當

爲世用初爲詩後爲書爲三禮月試皆嘗冠其倫然竟不薦名人爲稱屈家甚貧外舅既下世變故仍出遂益艱伯顒處以義理凛然不移尤人所難外姑之喪將及大祥以微疾卒嗚呼痛哉伯顒名顒若世系先諱具禮部侍郎尤延之所爲外舅茂榮之碑生於紹興戊辰閏八月丁巳卒於紹熙庚戌十一月乙亥以十有二月壬寅葬於金谿龍岡母塋之東娶周氏再娶亦其族一女尚幼既死以族子爲嗣名繼孫生四歲矣前葬五日奉議郎新權發遣荊門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陸某誌

先生嘗稱伯顒篤學與之書云比得報字喜聞日新之功作事業固當隨分有程準若着實下手處未易泛言只如八哥在此朝夕有師友講切反有倦志不能前進然此在八哥亦

未易遽責蓋此事論到着實處極是苦澁除是實有終身之大念近到此間却儘有堅實朋友與之切磋皆輒望而畏怯不肯近前每每尋軟弱浮泛之人與之閑話以爲有益及至被人指摘即有垂頭闔耳之狀近日雖稍鮮蘇終是不能奮拔近見其資庸腐亦但涵養之耳俟其更健乃堪爐錘也此於八哥亦未足深訝如四哥但未曾到此間耳遇着真實朋友切磋之間實有苦澁處但是良藥苦口利於病須是如此方能有益不可不知也

先生與仲詩書云鄉主文所言質論偶七哥於故書中忽得之其文信美今錄去其人似多讀曾南豐陳后山文却是好時文秀才觀此人之才似亦有可用終是氣格卑小研覈事情處却甚謹切有可法者若論財用似不甚知其實然其說

大綱亦好謾錄去曾南豐論將一篇以見它蹈襲分明處亦可以見曾之議論自然與他別處大抵天下事須是無場屋之累無富貴之念而實是平居要研覈天下治亂古今得失底人方說得來有筋力五哥心志精神儘好但不要被場屋富貴之念羈絆直截將他天下事如吾家事相似就實論量却隨他地步自有可觀他人文字議論但謾作公案事實我却自出精神與他批判不要與他牽絆我却會斡旋運轉得他方始是自己胸襟途間除看文字外不妨以天下事逐一自題評研覈庶幾觀它人之文自有所發所看之文所討論之事不在必用若能曉得血脈則爲可佳若胸襟如此縱不得已用人之說亦自與只要用人之說者不同若看文字時有合意或緊要事節不妨熟讀讀得文字熟底雖少亦勝鹵

莽而多者

先生與吳叔有書云近來所學如何嘗思初至此時感發甚盛但當時以信向之篤心誠感通如草木遇春而生蓋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有如唐虞三代之民由而不知然舊習深固少緩爐錘則所感寖消唯存虛氣而實皆舊習矣臨歸數日頗知其首尾知處雖大與舊不同而純誠專一乃反不及是以乍昏乍明未必能日新也往事要不必論直使自即今奮拔乃是即今奮拔何復論前日也然既已奮拔則其智必明其志苟明則前日所爲亦能自知首尾故寫此以爲驗爾切不可強附會吾言信至但款曲深思實者有不合處寫來力辯乃見足下長進處若但隨人言語轉却是自家更無主人何以爲學觀至此或已失了精彩却須且放下此信整冠

肅容自振迅精神從實端的自省須要清健明白却再取此信觀之有不合處不可強合須精思熟考寫來辯之乃善

先生因吳叔有舉蔡邕無營之說以問先生特爲說以贈云

人生天地間抱五常之性爲庶類之冣靈者汩其靈則有罪全其靈則適其分耳誠全其靈則爲人子盡子道爲人臣盡臣道豈曰無營乎哉蔡邕之說是殆飢甘食渴甘飲未得飲食之正也孟子勉人以求在我者誠能求在我者則無營之說不足道矣

張貢士商佐

張商佐字輔之金谿人舉鄉貢進士先生仲兄九敘之長壻也學於先生早卒見先生所爲仲兄墓誌及與朱子書

先生嘗答輔之書云來書累累及已事辭複而意切讀之甚

喜慰苟如是誰不欲相告者況如某之直而多言者耶今此子壽兄入邑此事政可面論第恐事罷不能復留至邑又有謁見應接之煩雖相見有不暇及此耳故畧寓此言之蒙諭鍼膏肓之說且師友切磋之言孰不欲各中其病顧恐學未至識未明不能知人之病耳又恐言或中病而聽者不自以爲病不能受耳又子方求吾言但當盡子受言之道不當教我告子之方使我告子而無其方則其言不足求矣子豈可教之使如何而告子耶必欲教人告已是何異教玉人雕琢玉哉至引孔子答弟子問仁問政問孝之說此尤非所宜言孟子於孔子特曰願學而已吾於孔子弟子方且師仰敬畏之不暇如顏子曾子固不待論平時讀書至子夏子游子張蘧伯玉南宮适諸賢言行未嘗不惕然愧畏欽服而師承之

遂可孔子望我耶且子既能究觀聖人答弟子之言知其無不盡處擴而充之聖人亦只如此是已已知教人之方則吾當北面矣尚何以鍼子膏肓耶雖然庸詎知此言之非鍼子膏肓耶寫至此欲止恐子未能深悟試更爲詳言之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皇唐虞以來羣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秖益其私增其病耳爲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來書謂備嘗險阻辛苦而無操心危慮患深之效此亦非也子之能特然自立異於流俗趣舍必求是而施設不苟人之所爲有所不敢爲人所不能爲已或能爲之人之所知有所不敢知人所不能知已或能知之凡此豈非操心危慮患深之効歟雖然至於師心自用學植不進未必不由此也

古之所謂曲學詖行者不必淫邪放僻顯顯狼狽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皆放古先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是也此等不遇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爲有道有德豈不甚可畏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尊所聞行所知要須本正其本不正而尊所行行所知只成得箇檐版自沉溺於曲學詖行正道之所詆斥累百世而不赦豈不甚可畏哉若與流俗人同過其過尚小檐版沉溺之過其過甚大真所謂膏肓之病也來書舉程明道先生靜亦定動亦定之語此非子之所知也定之於動靜非有二也來書自謂靜而定亦恐未能果如是也是處靜處動不同矣子之意豈不自謂靜時尚或能定得難於動而定耶凡子之所謂定者非果定也豈有定於靜而

不能定於動耶。至又謂近雖未能不動而於動中之定頗庶幾焉。此正是檐版處見子壽兄可面扣之。若已悟得亦不妨驗過。如意有未平而子壽處或冗未暇言無惜以片紙見問切磋之益。政有所望。非所敢憚也。

其第二書云、前者論子爲學之病及得二十一日報帖。又知子尚未深曉特然自立之節。較之流俗人則爲賢者。在子之身則爲深病。吾非不知子之踐履尚未能不自愧。顧以爲踐履未至。此節已常在胸中耿耿然爲拒善之藩籬。而不能以自知。況踐履既至。自無愧於心。其爲病可勝言哉。凡子之病皆性之不純。理之不明。而外之勢又有以增其病。而無藥之者。子之病非獨子有之也。人皆有之。顧在流俗人而或有之。是則可喜。非可責也。至於知學者有此病。則其觀聖賢之訓

聽師友之言。必當惕焉愧悔改革。不如是。謂之不知學可也。子欲問大學之道。而不知此病。雖於特然自立處一向加功。將必不能至於無所愧。縱不自知。自謂無愧。識者觀之。正是一場大檐版。吾之所望於子者。非以流俗人望子也。如以流俗人望子。則子流俗人賢者矣。勉而進之。誠流俗中大賢者矣。望之以聖賢之門。乃始爲一膏肓之病人也。此病去。自能改過遷善。服聖賢之訓。得師友之益。如動亦定靜亦定之說。亦不必苦心而自明也。見此書如未深省。但當以此書於讀書應事暇時常常提醒。久當自知之。如疑欲辯。無惜詳列。

黃郡守裳

宋儒學案本傳

黃裳。字元吉。浙江寧德人。少有奇節。應淳熙二年武舉。魁南

宮三歷郡守俸入多以給親舊任子恩必先其兄之子而後
巳子

按先生論及門之士首稱傅子淵而以元吉與鄧文範爲次巳復曰浙中大有人在是此三人中無浙人矣或謂先生仲兄九敘次壻黄叔豐字元吉則金谿人也豈寧德黄裳亦字元吉而誤合爲一耶或云黄裳乃福建寧德人非浙江也今姑從學案而附識於此

黄元吉別長沙陳君舉有詩送行云荷君來意固非輕曾未深交意便傾說到七篇無欠少學從三畫巳分明每嗟自昔傷標致頗欲從今近老成爲謝荆門三益友何時尊酒話平生先生言初聞子淵與君舉切磋又起君舉之疑得黄元吉君舉方信子淵之學嚴松曰元吉之學却在子淵之上先生

曰元吉得老夫鍛煉之力元吉從老夫十五年前數年病在逐外中間數年換入一意見窠窟去又數年換入一安樂窠窟去這一二年老夫痛加鍛煉似覺壁立無由近傍元吉善學不敢發問遂誘致諸生來授學却教諸生致問老夫一一爲之問駁元吉一旦從傍忽有所省此元吉之善學君舉送元吉詩今見止齋集

元吉在荊州時錄先生語名曰荊州日錄内一條云元吉自謂智昧而心麤先生曰病固在此本是骨凡學問不實與朋友切磋不能中的每發一論無非泛說内無益於己外無益於人此皆己之不實不知要領所在遇一精識便被他胡言漢語壓倒皆是不實吾人可不自勉哉

先生與黃元吉書云道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求友之心

亦無有窮已以夫子之聖猶曰學不厭況在常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汲汲也然師友會聚不可必得有如未得會聚則隨已智識隨已力量親書冊就事物豈皆懞然懵然略無毫髮開明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非欺人也今元吉縱未有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處且隨前日所已聞已知者尊之行之亦當隨分有日新處莫未至全然爲冥行也學者未得親師友時要當隨分用力隨分考察使與汲汲求師友之心不相妨害乃爲善也此二者一有偏勝便入私小即是不得其正非徒無益而害之也

周廉夫清叟 熊鑑附

周清叟字廉夫金谿人先生仲兄九敘第五壻也早從學於先生嘗錄先生語六十七條爲一卷爲學甚力用功亦切實

淳熙八年春二月與同學之士熊鑑等六人從先生訪朱子於南康見朱子所作講義跋廉夫嘗有書問居家之道先生答之曰處家之道古聖人格言具在易之家人詩之二南是也今人縱能言亦何以加也若情勝禮恩勝義之說竊以為未然處家自有禮自有義禮義所在豈可勝也此言非但不知處家之道亦不知禮義矣商君說孝公以帝道王道與今人言禮義相似其實是講貫得一項必不可行之說耳帝道王道之實其果如是乎要看其實王道則孟子告齊宣梁惠者是矣後來只是齊宣梁惠不能捨己私以從孟子耳孟子之說安有不可行者哉廉夫資稟隱約卻不甚英特從事於學問之日又淺今日之困固宜平時固滯不通處其在爐錘之門雖或有未開豁然稟受之偏循習之久豈能終廓然乎

非磨之以學問其爲害未有已也熊鑑字氏里居並無考
廉夫所錄先生語多學問切要之言如云有所忿懥則不足
以服人有所恐懼則不足以自立又云大綱提掇來細細理
會去又云學者不自着實理會只管看人口頭言語所以不
能進且如做一文字須是反覆窮究去不得又換思量皆要
窮到窮處事事分明他日或問人或聽言或觀一物自有觸
長之理又云心官不可曠職太陽當天太陰五緯猶自放光
芒不得那有魑魅魍魎來又言皇極之君斂時五福錫厥庶
民福如何錫得只是此理充塞宇宙又曰溺於俗見則聽正
言不入又云上達下達即是喻義喻利又云天下若無着實
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欲皆得爲學之要者也至
於錄先生論曆法論數學之語亦他人所未及

廉夫祭先生文畧云天爲斯文乃生先生指學者之膏肓示入聖之門庭不繞繳而支離誠坦然而可行暴之以秋陽之白濯之以江漢之清繼孟子之絕學舍先生其誰能云云咸謂其推崇之至亦得先生切要處勝它人所造也

路彥彬謙亭

路謙亭以淳熙八年春二月從先生訪朱子於南康朱子作鹿洞講義跋謂其徒六人從行謙亭其一也他無可考或云即路彥彬也彥彬於先生爲親戚吾郡路姓甚稀未知是金谿人否今附先生答書一首於後

先生答路彥彬書云得函敎又辱以盛製文盛意勤顧何以當雖然似有未相曉者義不敢不宣達於左右竊不自揆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平日拳拳於左右

者豈徒以親戚之故哉古人纓絕肘見累日不火食歌聲若出金石或者未能深信與信之而未濟登茲則茲當挾轅推轂以相從於康莊也若金錢穀粟之惠遺非某之任也聚族之衆終歲之計未免於饑歲日索公堂米無毫髮補助然亦有大於此者未敢任此責也得時行道固吾人分內事然與世俗羨慕富貴者天淵不足喻也來詩似未免俗意尤非所望非高明亦不敢直言如此

朱幹叔克家 附益伯益叔

朱克家字幹叔從學於先生居象山精舍志氣甚銳先生嘗有簡朱幹叔諸友詩云利名風浪日相催青眼難於世上開何事諸君冒艱險杖藜來入白雲堆同時有朱益叔者亦學於先生文集中有答朱益叔書云區區之學不能自已朋儕

相課亦謂月異而歲不同每觀往年之文其大端大旨則久有定論至今不易若其支葉條目疎漏舛錯往往有之必加刪削乃可傳也向在朋友間時見所傳鄙文亦有全僞者此尤不可不知也開歲合并當究其說學絕道喪私說詖論充塞彌滿朋友講貫未能符合其勢然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此孟子之至言但咏歌伐木之篇緝熙其事終必有無間然者矣又有朱益伯者亦嘗從學皆先生同縣人包顯道錄先生語云邑中講說聞者莫不感發獨朱益伯鶻突來問答曰益伯過求以利心聽故所求在新奇元妙

彭世昌興宗

彭興宗金谿人字世昌首創應天山書院以居先生即所謂

象山精舍也淳熙十四年丁未歲世昌訪舊於貴溪應天山麓張氏因登山遊覽則陵高而谷邃林茂而泉清乃與諸張議結廬以迎先生講學其上先生登而樂之因山形如巨象改名象山世昌與周元忠等數十人俱在山中結廬從學先生與世昌書云堯舜之盛詢於芻蕘夫子之聖以子夏爲啓予顔淵爲非助我孔文子之所以爲文者在於不恥下問人之取善豈有定方善之所在雖路人之言臧獲之智皆當取之世昌相信之意甚篤而鄙意每欲世昌降意與元忠講切元忠之學固未可謂便是然其篤實躬行之日久有非泛泛所能及者其所長處如某亦欲就而取決爲在世昌未易全輕之也與人商論固不貴苟從然亦須先虛心乃能聽其言若其所言與吾有未安處亦須平心思之思之而未安又須

平心定氣與之辯論辯論之間雖貴伸己意不可自屈不可附會而亦須有惟恐我見未盡而他須別有所長之心乃可

世昌嘗訪朱子於建安朱子以詩送其歸山云象山聞說是君開雲木參天響瀑雷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閑莫要下山來詩題稱丙辰正月三日蓋是時趙忠定公已謫戍韓侂胄攻僞學方急故朱子勸其莫要下山然朱子門人多畏禍詭避而先生弟子卓然不惑是年朱子以御史沈繼祖誣詆落職又著僞學之籍凡五十有九人朱子首列而先生門人徐誼即居其次楊簡袁燮皆在黨籍並毅然不爲浮說所動世昌往訪朱子亦不以禍患爲意者也

吳僉判景立

吳景立金谿人世居沙岡地方仕至藤州僉判師陸子友傅

琴山虞文靖公集有爲其元孫梅隱先生名辰子守君明者誌墓文云吴氏五六世皆得與賢士大夫遊陸先生起於金谿吴氏之族祖子孫所從遊者多陸門之人云又李仲公先生作吴公君明行述亦邇及僉判稱其與琴山傅子雲爲友

陸子學譜卷之十一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　紱編
平越王士俊校

弟子六

曾景建極

撫州府志本傳

曾極字景建臨川人父滂字孟博爲人質直剛烈四方宗陸氏者自孟博與李德章師復齋始孟博長象山五六歲象山甚愛重之景建早承家學志氣豪放聲名四起朱晦翁得其書及詩大異之書問往來甚期之謂其文似老蘇父子雁湖李公南塘趙公相與賡酬最多嘗以詩語涉謗訕得罪謫道

州解吏窘之甚司法羅必元曰曾景建作詩傷時閔國耳亦何罪乃釋其縛使之善達卒於謫所李公心傳爲上言曾極久斥可念上曰非爲江湖集者耶後有旨歸葬所爲詩文有春陵小雅金陵百咏

按景建晚嘗與朱子論學朱子答書見大全集中然詞章之意多其篤信道學未能如其父也其父首崇陸學而志無特傳故錄景建傳

林祕書夢英

撫州府志本傳

林夢英字叔虎一字子應大父自閩清徙臨川夢英與象山年相若篤信其學遂師之登淳熙二年進士第授祁陽簿再調衡州法曹所至整飭精明爲部使者及郡守所知一日間

改官五刻俱集知武陵縣寛民戢姦興學作人士習丕變太
守延至郡庠誨諸生曰今之士涉獵以爲博組繪以爲工淪
胥陷溺本心日喪何學之云聞者感發通判靖州討平洞蠻
知武岡軍未上退居城西金石臺建樓藏書徜徉其間端明
薛公叔似辟爲宣撫司參議官在幕府總六閱月隨司罷歸
召除國子監丞遷宗正丞權工部郎又除秘書丞權司封奉
祠歸年踰八十人稱山房先生
叔虎爲武陵令大修學宮敎士興學以書求先生作修學宮
記先生答其書云叔虎才美試於一縣眞游刃有餘地矣顧
其志義文采鬱未盡施行且觀騰驤耳學宮之壯根不得即
一拭目記文見委義當効力第非倉卒所能成耳去冬爲陳
貴溪作重修學記謾往其刻一觀向爲仲權作宜章學記莫

曾見否近觀仲權所向亦有可念者淳叟身後事亦粗辦然極可憐晚節與仲權正已爲莫逆友死者已矣生者顧未知其所終又可憐也壽夭貧富貴賤皆不足多爲學者道古之聖賢如關龍逢之誅比干之剖心顏冉之夭疾孔孟之戹窮至今煌煌在宇宙間庸何傷哉某去年春尾在山間聞伯蕃姪訃以歸親舊家庭撫棺視窆之役相尋以卒歲今猶有姪婦之喪然更閱涉歷此道益明益不敢不勉數年間書問文記頗多不能盡錄令小兒錄經德堂記往此文頗有補於吾道荆公祠堂刻併往此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刻中第六行內義當與之戮力字下脫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九字好議論字下羨人一字若令人寫出增損而讀之乃無遺恨當時錢伯同託弱翁書弱翁臂痛不

能書伯同逼替復送來其自書恃有前本碎紙寫去偶有此脱羨伯同恐是意欲增損遂依後本刻至今不滿後當更書小本敘此曲直跋其後置諸壁間也與晦翁往復書因得發明其平生學問之病近得盡朋友之義遠則破後學之疑爲後世之益若夫志卑識闇居斯世爲斯世之徒固不足以論此長沙胡季隨乃五峯之幼子師事張南軒又妻其女南軒沒後又講學於晦翁之門亦嘗至臨安相聚此人操行甚謹慤志學亦甚篤但學不得其方大困而不知反去年亦有書來此今錄所荅渠書併所復陳漕君舉書往先生武陵學記發明學與教之本與原道同今附於後

彞倫在人維天所命良知之端形於愛敬擴而充之聖哲之所以爲聖哲也先知者知此而已先覺者覺此而已氣有所

蒙物有所蔽勢有所遷習有所移往而不返迷而不解於是爲愚爲不肖彝倫於是而斁天命於是而悖此君師之所以作政事之所以立是故先王之時風教之流行典行之昭著無非所以寵綏四方左右斯民使之若有常性克安其道者也是故鄉舉里選月書季攷三年而大比以興賢能葢所以陶成髦俊將與共斯政共斯事也學校庠序之間所以切磋講明者何以捨是而他求哉所謂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故能明明德於天下易之窮理窮此理也故能盡性至命孟子之盡心盡此心也故能知性知天學者誠知所先後則如木有根如水有源增加馴積月異而歲不同誰得而禦之若迷其端緒易物之本末謬事之終始雖施而不遜是謂異端是謂邪說非以致明秖以累明非以去蔽秖以爲蔽後

世之士有志於古不肯甘心流俗然而苦心勞身窮年卒歲不爲之日休而爲之日拙者非學之罪也學絶道喪不過先覺迷其端緒操末爲本其所從事者非古人之學也古人之學其時習必悅其朋來必樂其理易知其事易從不惑於異說不牽於私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則其久大可必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此古人之學也武陵舊無縣學縣傍有勝地地有故築基蓋往時有欲遷府學於是而不遂者今縣宰林君夢英出故基於蕪穢之中而創學爲士民之有力者皆爭出財以相其役林君不恃官府之威凡學之百役無異民家之爲者旣成規模宏麗氣象雄偉遂爲武陵壯觀先是倉臺薛公伯宣助成講堂今憲臺丁公逢倉臺趙公不迂郡侯蔣公行簡皆助錢買田以養士林

君之創茲學而上下翕然助成其美如此則林君之政可知矣余於是敬誦所聞以記之紹興二年歲次辛亥六月上澣

象山陸某記

鄧節推約禮

撫州府志本傳

鄧約禮字文範本盱江人端慤純正橘園李侍郎浩以子妻之遂家臨川從象山先生學登淳熙五年進士第嘗為江州德化丞兩攝邑葺理凋弊得民心為溫州教授與葉水心定交再調常德府節推卒於官公生平學問根本於家庭孝弟慈愛之風達于鄉黨嘗與人曰某得一官但能少濟諸貧困兄弟耳號直齋以次子泳貴累贈中大夫泳嘉定十三年進士仕至刑部侍郎江淮制置副使

淳熙中湯思謙提舉江西常平倉嘗聽先生講論欣然有志爲學文範爲其屬先生與文範書云昨晚得倉臺書謂别後稍棄舊而圖新然未有所得殆似覓心了不可得者此乃欲有所得之心耶初信欲歸此意極佳但能不忘此意更使深厚則雖不歸猶歸也古人學如不及尊德樂道親師求友之心不啻飢渴豈虛也哉是必務實之士真知不足者然後能如此也此與自任私智好勝爭强竊近似以爲外飾者天淵不侔燕越異鄉察之不可不精辯之不可不明於此不精明便是不識路頭終汩沒於形似而無所至止綿蠻黄鳥止於丘隅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學不知止而謂其能慮能得吾不信也人不自知其爲私意私説而反

致疑於知學之士者亦其勢然也人誠知止即有定論靜安慮得乃必然之勢非可强致之也此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之者之所由辯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之所由分而曾子子夏之勇孟子告子之不動心所以背而馳者也書曰欽厥止不知所止豈能欽厥止哉又曰安汝止不欽厥止豈能安汝止哉汝初信問讀易之法誠知所止則其於往訓如歸吾家而入吾門矣聞秋試一中亦爲之喜試中試不中有校定無校定本不足深計所以喜者得失之心未去未釋然耳此心猶未釋然則所謂棄舊者特棄其末未棄其本也宜其謂之稍棄此乃害心之本非本心也是所以蔽其本心者也愚不肖者之蔽在於物欲賢者智者之蔽在於意見高下汙潔雖不同其爲蔽理溺心而不得其正則一也然蔽溺在汙下者

往往易解而患其安焉而不求解自暴自棄者是也蔽溺在高潔者大抵自是而難解諸子百家是也今倉臺雖未免有高潔之蔽然不自是當不難解矣復書巳啓其端幸即求見而究其說萬一尚且遲回春晚當爲一行也

其第二書云道喪之久異端邪說充塞天下自非上知誰能不惑人之難得亦其理然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當其扞格支離只得精求方畧庶幾或悟耳

文範在德化甚有善政先生與劉漕書云鄧文範爲丞德化政聲甚美嘗攝兩邑皆整其弊壞民之戴之不愧於史冊所書文範丞德化時張元善體仁爲漕使先生與張元善書云九江德化丞鄧約禮字文範階爲文林今冬當代其家世建昌乃臨川李侍郎德遠之壻其居舊遭回祿未赴德化時寓

居李氏今其妻兄官滿歸臨川鄧丞欲及未代前一歸建昌營居舍願丐使臺一檄若蒙垂允但付此間旦晚即附往也亦嘗託象先轉浼諒必無阻此公鄉里之秀端慤純正甚有宦業比年攝兩邑當事之難拯其弊壞更使爲佳地民之戴之不忍其去無媿史冊所書異時可備藥籠中物韓昌黎守戒以在得人卒章要哉言乎

晁道州百談

撫州志本傳

晁百談字元默大中大夫詠之曾孫家臨川師象山先生明理學尤深於春秋登淳熙二年進士授吉州教授與周益公爲文字交主管官告院時權臣開邊百談輪對言內修不可忽大舉不可輕當進剛正士以强本朝包外知南康軍陛辭

又以除戎器飾邊備爲言至郡適旱蝗後首罷科率之令發粟寬征民無流徙會奉祠杖屨遊廬阜所至賦詩集爲歸田雜著再起知道州語人曰吾嘗慕元結爲春陵當使萬物吐氣但老矣恐不得踐斯言也入仕四十年家無餘財有帶川集二十卷

按元默與山堂先生換之交尤篤山堂之卒元默爲作行狀見陸放翁所作山堂先生墓誌

徐澧州子石

撫州府志本傳

徐子石字勁仲臨川人性簡易力學嘗聽象山講集義義襲之說忽有省發與清敏公范西堂應鈴爲文字交登慶元五年進士第主閩縣簿再調鄂州錄事參軍講究邊防著外治

論十三篇滿秩上之授西外宗教校文建安得邱君大發明年魁南省改秩知溧陽縣通判光州薦統制萬文勝可用募人習射捐俸以示激勸逆全寇淮欲窺浮光子石與郡守嚴備賊不敢犯知賀州陛辭極言制治保邦及邊防之要上首肯改除幹辦諸司審計丐外得澧州而卒年六十五子石生長貧困中視貨利若將浼焉所居室壁間無非前輩訓誡之辭所著有西銘章句雜著藏於家弟元德字靜甫以文學稱寶慶二年進士爲浮梁令號壽菴問學於兄亦能守約云葉冰心適嘗薦士三十四人于執政陸子與楊袁舒沈諸弟子皆與中有徐元德疑即靜甫也

俞撫幹廷椿

撫州府志本傳

俞廷椿字壽翁臨川人乾道八年進士授泉州南安簿再調懷安兩易古田令秩終選充奉使金國禮物官還特旨差江西安撫司幹會大冶縣奸民盜鑄因緣生變帥及憲漕奏爲節制軍馬庭椿廣布耳目以所獲盜爲鄉導凡十八日平之復富民監再除新淦令庭椿倜儻有大志而廉介自將自北地還因紀次其道路所經山川人物與夫言論事物之可備採用者爲北轅錄錢象祖爲之序又考周禮以司空散在五官先儒汨陳之著復古篇行於世

按壽翁師事先生兼問學於朱子象山集中止有答饒壽翁書未知饒字即俞字之訛否惟朱子有答俞壽翁書言太極之書度所見不同論未易合故久不報又思理之所在終不可以不辨近方以書復之其說甚詳未知彼復以爲何如也

極不訓中此義甚的然自先儒失之久矣未必令人之失云云蓋壽翁兼師二先生而所見有不合者故以書來問而朱子答之如此又云來喻有志未免有見未徹此見賢者自知之明見子靜曾扣之否蓋又欲知其所得於先生者相合否也與饒壽翁書四首附於此後

先生與饒壽翁書云是心有不得其正想不知耳知之斯正矣爲人由己而由人乎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是心誠得其正斯知之矣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所謂不正者不必有邪僻之念凡有係累蒙蔽使吾不能自昭自達者皆不得其正也比來諸姪見壽翁狀貌深歎其塵俗昏弱是乃心有不得其正之明驗也宜深省痛覈無遲回

以自取湮沒。
其第二書云。一種恣情縱欲之人。血氣盛強。精力贍敏。淫朋醜徒狎比成勢。其逞志快意之時。目睛有光。筋力越勁。步趨舉動莫不便利。此時視之。豈有眊然之驗。及其見君子。聞正言見正事。無淫朋之助。而孤立於正人之中。神褫氣奪。情有所格。勢有所禁。則眊然之說。時或有證。若夫徒言之人。不能自明自達。有所抑壓。有所蒙蔽。有所滯凝。至於顛躓而不能自起。昏弱而不能自奮。沉溺而不能自拔。困憊而不能自持。疑惑而不能自解。此時乃眊然之明驗也。此心之精明。湮沒沉淪。一至於此。豈不甚可憐哉。又曰。行不失其居。居不違其道。是故經綸酬酢。變通不窮。無須臾或離其位也。此吾新得試叅之。

其第三書云壽翁日對雲山坐擁書史造物者時鋪張瓊瑤以映照宜其胸襟明快氣宇軒豁翰墨餘事嶽聳川增中昨於兒姪處竊覽詩什簡尺鄙習塵言時刺人眼殊未厭所望豈離羣索居綱弛棟撓市井羣兒之態復得爲祟於吾象山之顛耶幸深省痛鞭毋貽雲臺羞也

其第四書云德固壽翁二友居山想至樂也壽翁氣質自佳而比來學力未知其進此理未能昭徹外累圍繞殊無摧鋒陷陣之功而有蓄縮巽懦之態昏昏默默爲苟免之計此亦安敢自免哉但其智不明不能自免耳德固頗聞是非明白幸爲我斷之

嚴主簿滋

撫州府志本傳

嚴滋字泰伯臨川人端重明敏從象山學象山曰始吾聞泰伯賢今觀氣象聽談論可與適道舉進士不第郡博士禮爲學正新學舍核學計知無不爲素與周丞相必大善州學之新自作書屬丞相記之事見學記嘗著十論扣閽言事晚主郴陽簿調某縣丞卒有寄松窓䕫守軒草錄東征雜著藏於家

書問事蹟

先生論嚴泰伯云只是一箇好勝見一好事做近前便做得亦不是事好心却不好

先生與嚴泰伯書云學之不講久矣吾人相與扶持於熟爛之餘何敢以戲論參之古人謂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庸敢有戲論乎勉思而謹之是

願是望

其第三書云宋無悔來得書知彼時消息甚慰答君王書極佳足見新功度今又當日進文範必數得往還此公明白可喜未易得也今歲科舉相從者既多恐難離城其初有入城之意今亦以山上朋友之多不欲久曠遂止其行未得相見千萬爲此道勉旃

其第三書云道理無奇特乃人所固有天下所共由豈難知哉但習俗繆見不能痛省勇改則爲隔礙耳古人所謂一慚之不忍忍終身慚乎此乃實事非戲論也又云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通身純是道義又云平日議論平日行業皆同兒戲不足復置胸臆天降之衷在我久矣特達自立誰得而禦之勉自奮拔不必他求來早得暇見

過以觀新功

先生以紹熙二年壬子歲卒乆未賜謚嘉定八年乙亥歲嚴滋等列狀請於本州云故荊門知軍監丞陸公以身任道爲世儒宗一時名流踵門問道常不下百千輩今其遺文流布海內人無智愚珍藏而傳誦之蓋其爲學者大公以滅私昭信以息僞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學者與聞師訓向者覩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如指迷途如藥乆病先生之功宏矣縣庠郡學所至立祠雖足以致門人弟子之私敬而謚號未加識者歉焉本州備錄申聞乞指揮施行明年下所司議謚十年丁丑歲奉旨賜謚文安蓋始於滋所請云

游知丞元

撫州府志本傳

游元字淳夫直秘閣經之曾孫爲人外和易而中介特讀書必玩味欲知古人用心處尤深於易一日讀坎卦有契幾忘寢食服膺象山之學論議平實爲文健贍舉進士晚恩授安化簿就攝邑事以理學訓導邑士議減泉司鐵課以利民邑鄰溪洞凡訟闘風化必懇惻開諭皆愧服再調贛縣丞會長子鑾主南嶽祠往就養卒

嚴松年松

嚴松字松年臨川人師事梭山先生又事先生於象山錄先生語爲一卷言一日先生與學者說及智聖始終條理一章忽問松云智聖是如何松曰知此之謂智盡此之謂聖先生曰智聖有優劣否松曰無優劣先生曰好然孟子云其至爾

力也。其中非力。如此說似歸重於智。松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巧也。行文自當如此。孟子不成道其至爾力也。其中爾巧也。先生曰。是。松又曰。智聖雖無優劣。却有先後。畢竟致知在先。力行在後。故曰始終。先生曰。是。

松問先生。今之學者爲誰。先生屈指數之。以傅子淵居其首。鄧文範居次。傅季魯黃元吉又次之。且云。浙間煞有人。有得之深者。有得之淺者。有一見而得之者。有久而後得之者。廣中陳去華省發偉特。惜乎此人亡矣。

先生嘗言。重華論莊子不及老子者三。孟子不及孔子者三。其一不合以人比禽獸。松對曰。孟子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惟恐其入於禽獸也。是禽獸也。爲其無君父也。則其違禽獸不遠。爲其夜氣不足以存也。晦翁但在氣象上理會

此其所以錙銖聖人之言往往皆不可得而同也先生曰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七八聖人合堂同席而居其氣象豈能盡同我這裏也說氣象但不是就外面說陰陽一大氣乾坤一大象因說孟子之言如孟施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此兩句却贅了

鄒奉議斌

撫州府志本傳

鄒斌字儁父臨川人博記敏識初授學於李德章又得鄧著作名世春秋學一日見象山問平日何學以求放心對一語契合嘉定四年省試同經士多未省鄆讙龜陰田所由失斌曰陽虎居鄆入於讙以叛遂以之奔齊經不書諱之也衆皆服是年擢丙科成進士授德安府司户黃勉齋守漢陽書來

抑所學答曰人能識得孟子第一義然後可以死見象山而不辱其門制使趙公委經理三關形勝構置有方初開禧丙寅虜犯應城進士陸桂迎降之邑免於屠宣司補官事覺斌以春秋誅心之法定其罪至決魚湖訟平反漢陽獄皆當人心趙公以勁氣正論薦留幕府辭曰制置性剛某亦性剛恐不能容漕使吳公柔勝又檄入幕命二子淵潛師之南塘趙公汝談時爲庾使尤莫逆丞來陽武岡有寃獄辭連州縣官臺部符憲司委斌勘鞫咸服其辜人稱神明暇日以所聞象山言論賦三十絕句章爲註釋秩滿歸無意仕進蒙齋袁公甫作象山書院來聘斌掌教以老病辭端平更化南塘趙公露薦有旨堂審不赴堂除岳祠以奉議郎致仕所居扁曰南堂叢書萬卷文氣至老不衰生平任真坦率卒年八十四有

南藁。

鵞湖之會。俊父從先生行。嘗錄先生語云。朱呂二公話及九卦之序。先生因亹亹言之。大畧謂復是本心復處。如何列在第三卦。而先之以履與謙。蓋履之爲卦。上天下澤。人生斯世須先辯得俯仰乎天地而有此一身。以達於所履。其所履有得有失。又繫於謙與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於內。不謙則精神渾流散於外。惟能辯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間舉措動作之由。而斂藏其精神。使之在內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得而復矣。次之以常固。又次之以損益。又次之以困。蓋本心既復。謹始克終。曾不少廢。以得其常。而至於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爲損。天理日以澄瑩而爲益。雖涉危蹈險。所遭多至於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於道有得。左右逢其原。如鑿井

取泉處處皆足蓋至於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巽風之散無往不入雖容房奥室有一縫一罅即能入之矣二公大加歎服

黄勉齋令臨川俊甫嘗與論學比勉齋攺令新淦寄書箴其不足勉齋復書云幹壬申之夏偶獲邂逅甚慰夙昔鄉仰之懷第以行役匆匆不及款語而别每思賢德再見亡從徒切悁仰忽辱台翰縷縷尤紉眷予之意所謂截斷衆流一句乃是吾人立身第一義此處拖泥帶水則其他千言萬語皆是空談但世之不墮在此坑穽中者能幾人哉吾輩但有自勉而已幹老矣無以餬其口尚此竊祿荒陋之邦無可與語安得瞻望誨色慰此拳拳耶便中更幸數賜教藥世道益衰人物可歎區區鄙懷更望益勉所學益勵所守外此亦未有可

言者云云觀此則勉齋之傾服于後甫亦至矣蓋不惟朱陸二先生晚年所見相同其高第弟子則亦無有不同也

孟運判渙

撫州府志本傳

孟渙字濟父其先太子中舍名日新者居澶淵後人徙臨川渙資高曠幼師臨汀楊方長師象山先生又得文法扵莆陽劉夙兄弟以恩補官再中淳熙二年進士授徽州教授淮西總所幹官知華容縣通判瑞州知荊門軍奏罷馬梁歷新店三稅務削二稅浮征蠲無名茶租人皆德之再知饒州除倉部員外郎不赴除廣東提舉遷運判條奏利民五事皆見施行官未滿乞納祿奉祠卒渙素孝友執喪三年雖有疾不飲酒食肉田廬遜諸弟外舅芮尚書家無嗣族人分其貲留以

徒漁漁曰此芮氏物他族奚與居官未嘗飾厨傳以公清方
正見稱

饒長者延年

撫州府志本傳

饒延年字伯永號止翁崇仁彭原人家臨川遂爲臨川人魁
岸倜儻遊復齋象山之門象山稱其開豁有力量以經學著
稱併旁究天文地理醫卜方書真西山何月湖皆歎服之篤
信自守隱居不仕輕財好義值歲歉穀價翔湧延年以錢米
和糴指天自誓穀價定於此矣捧斗槩量以米中錢數爲準
時斗米百錢而公所得緣六十五遂爲定價鄉人德之郡守
傳公欲薦於朝固辭紹定三年值寇亂一葦趨金陵甫兩月
得微疾屏藥靜怡一夕明燭焚香端坐而逝年八十有一訃

至郡守爲位於天寧寺祭之其秋寇靖子孫扶柩歸葬魏了翁題其石曰有宋長者饒止翁墓孫應子應龍俱登進士各有傳

吴進士元子

吴元子字子嗣臨川人登慶元二年丙辰科進士父炳若淳熙十一年甲辰科進士也子嗣科名世家少年高自位置因居喪欲復古禮以書問禮於先生往復再三先生責其所居近在百里之内不亟求見長者而徒數以書來子嗣遂至象山築室受業焉或疑第六書有仙郡云云恐非撫州然云近在百里之内必非外郡當時建昌分郡未久士大夫遷徙無定如李侍郎浩鄧節推約禮並以南城人入籍臨川然則郡固未可憑也

書問

先生答吳子嗣書云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此聖人之格言非天子不議禮禮亦未可輕議欲去其不經鄙俗之甚者而畧於近古則有先文正公書儀在何必他求

其第二書云不以前所覆書爲罪又下問之不肯苟徇流俗孜孜禮法以求依據吾子之志善矣然事有輕重本末當知所先後禮文墮闕其來久矣滕文公所問孟子所答皆其大端儀節之末去其鄙俗不經者可也來書謂定之僕乎此尤未宜吾子在哀絰之中不得已次序以授執事者可也安可謂之定栢人者乃巫覡所爲不經甚矣吾家未嘗用也祝稱卜筮虞于與夫巽辭觀二孫之過可以類見喪祭當論所主

不可言同也儀中除此三節諸皆無害
其第三書云往歲蒙致書見問以喪禮如生年少能不狥流
俗求古制又其文用字造語皆慕奇異不肯碌碌以爲窮鄉
下邑乃有後生能如此亦不易得故生之書辭不合律度者
雖多皆不暇責獨答所以問之要務誘掖之庶幾其進既而
聞生詭異其服爲巫覡事深用駭怛亦頗悔初不知生而遽
對答有失言之罪玆奉書乃有悔過自訟之辭人誰無過過
而不改是爲過矣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今生誠能幡然自新
何幸如之雖然生家相距百里而近乃有不亟於求見長者
而徒數以書來則改過之言亦未敢深信然吾今猶云云若
此者望於生厚矣生其謹思之
其第四書云文字之及條理粲然弗畔於道尤以爲慶第當

勉致其實毋倚於文辭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有德者必有言誠有其實必有其文實者本也文者末也今人之習所重者在末豈惟喪本終將併其末而失之矣陳數擾舊亦曾畧相從惟其無本故其學日謬書末所糾三條屬意精切但前所取數語亦皆非是學無端緒雖依放聖賢而爲言要其旨歸實已悖戾麗雜膚淺何足爲據若所謂致其譽聞不泯泯碌碌者尤不可不辯人有實德則知疾沒世而名不稱者非疾無名疾無德令聞廣譽施於身者實德之發固如是也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者欲其德之常久而不已也彼未嘗深致自克之功私意自爲主宰方憒于知德則斯言殆適以附益其好名求勝之習耳此尤不可不辯

其第五書云前書致其聞譽之説乃後世學者大病不能深

知此病力改做習則古人實學未易言也吾友更當深於此處觀省使舉動云爲判然與曩者異轍則吾道有望矣復前書時亦欲相勉未須與陳教授往復後偶忘之至今不滿近歸自象山諸事冗擾文字亦不曾將歸旦晚亦須便登山倘能一來諸當面盡

其第六書云錄示仙郡首篇策問大旨竊所未諭新君即位曾未期月而遽云責成無效何課效之速如此哉以夫子之聖不過曰三年有成唐虞之朝雖三載考績必三考而後黜陟幽明羽山之殛蓋在九載之後伯禹作司空猶八年於外兗州之賦作十有三載乃同古今難易縱有不同亦安有於半年之間而遽責其成效之理哉又古所謂責成者謂人君委任之道當專一不疑貳而後其臣得以展布四體以任君

之事悉其心力盡其才智而無不以之怨人主高拱於上不參以己意不問以小人不維制之以區區之繩約使其臣無掣肘之患然後可以責其成功故既已任之則不苛察其所爲但責其成耳此古人用責成二字之本旨也今泛課功效而用此二字則用字亦未愜當且古所賞罰者亦非爲欲人趨事赴功而設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其賞罰皆天理所以納斯民於大中躋斯世於大和者也此與後世功利之習燕越異鄉矣何時登山當究其說明日欲登雲臺瞰鬼谷究南山之所自來却扁舟浮梅潭泝醽口以歸度旬日而後可反山房也

其第七書云承已登山結茅深用嘉歎近得周元忠書謂幹伯伯珍諸人有意遣輿夫相迎且問期日吾答以霽日麗景

晴雲絢文即吾就道時也是日正春分明日即大開徹與夫至今未來豈俟后土之乾又窘陰雨故耶昨日風光頗還舊觀乃今祁雲漫天寒飈先雨又復凄然似秋矣遐想雲臺領袖諸峰儲英育秀以相料理老子於此興復不淺行止久速在天與人而已若此雨未止能冒之一來尤見嗜學

其第八書云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違異況於人乎誠知此理當無彼已之私善之在人猶在已也故人之有善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此人之情也理之所當然也亦何嫌何疑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顧恐未能成已耳若私淑二字則出於孟子當深明其旨不當輕用於此此用字之疵不足以達理

而能為理之累五代史政須點對來本極佳草廬在二泚之
間欲名以濯纓須來此當為書之

章從軒節夫

撫州府志

章節夫字仲制一作仲至臨川人少頴悟從象山先生默契繩尺象山語之曰硬豎脊梁要做到了節夫佩服師訓博通諸經深造自得嘗取象山晦翁辭異旨同處集而疏之名曰修和管見晚年所守益固從學者衆卒年七十九自號從軒著書數萬言子子先登嘉定九年進士第仕止吉水令

先生居象山講學仲制在山中嘗云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困若法令者之為也動是三鼓學者連日應酬勞而早起精神愈覺炯然問曰先生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壬癸神

能供千斛水

按壬癸二語陳建妄謂出於佛書余嘗盡閱全藏經律論並無此語竊意壬癸水神葢謂精神如水有本則不竭耳

張文學孝直

撫州府志

張孝直字英甫臨川人性孝友恬於利欲受學象山之門所見者確所據者實有易詩書語孟中庸口義五十餘篇心所未安雖伊洛諸儒議論亦不苟同領袖郡學誘掖後進士論翕然歸重與章從軒蔡介軒講論終日忘倦多所發明卒年七十七所著又有要言渾象原意雜詩等藏於家

董心齋德修

撫州府志

董德修字仲修樂安人三赴漕試不第隱居力學曰吾族自顯庸矣何必仕嘗游象山之門終日靜坐潛心理窟從之遊者多德成名立咸尊之曰心齋先生

李監院肅 父浩子復

撫州府志本傳

李肅字仲欽其先世自南城徙臨川父浩字德遠登紹興十三年乙科授饒州司户進光祿寺丞輪對陳無逸之戒又言宿衛大將楊存中恩寵太盛秦檜死高宗親政朝士猶務緘默浩與王十朋馮方查籥胡憲相繼直言太學之士作五賢詩以美之自是不能安其身請祠歸孝宗即位召為太常丞張浚督師江淮為宰相所沮浩援仁宗用范韓章得象故事乞諭朝廷協濟除吏部郎兼恭王府直講浙東水災詔求言

浩語及近密宰執臺諫百執事無所避丐外知台州軍士謀爲亂露刃堂下浩指揮部分一語而定除直秘閣未幾復召爲郎初台州有豪民鄭憲藉權人爲奸利繫獄而死籍其家至是權貴人教之訟寃劉珙奏李浩疾惡太過爲豪民所誣章留中上親批其後曰所斷允當遷司農少卿嘗劾大理寺所讞賤糴事爲欺罔後大理寺讞他獄上曰棘寺宜得剛正如李浩者爲之除大理卿爲接伴使朝廷議遣泛使浩言其不可力求去以直寶謨閣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畧安撫時有論擇帥者上曰如廣西朕已得李浩朝廷令市象於交趾浩力爭而罷召還入對論士大夫風俗其八曰陛下責實效而誕謾得以自售上問其人以實對翌日謂宰相曰李浩直諒擢權吏部侍郎政府不悅嗾言者論之旋予祠明年除秘閣

修撰帥夔部以疾卒年六十一諸司奏浩盡瘁其職以死詔
特贈集英殿修撰浩天資質直涵養渾厚不以利害動其心
少力學爲文辭及壯益沉潛義理與陸氏兄弟講學象山每
以古人稱之立朝慨然以時事爲已任忠憤激烈言切時弊
以此見忌不至大用平居未嘗假人以辭色不知者以爲傲
或譖於上上謂斯人無他在朕前亦如此非爲傲者小人憚
之誘以利祿正色不回謀害之者無所不至獨賴上察其衷
始終全之爲郡尤潔已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其風裁素
高人不敢干以私其葢也南軒張敬夫以古遺直銘其墓肅
幼嗜學嘗讀史至晏子御者氣揚揚曰以富貴驕人雖妻子
亦笑之父嘉其識試鎖廳省別頭皆第一淳熈八年進士第
授潭州司户攝理掾獄輙平反再調江西運司帳司秩滿倒

有送還錢却不受當路因舉廉吏肅笑曰此足為廉耶監文思院中門兩易衡州教授士多嚮慕齋舍無所容則闢武侯祠以居之其所講明恪守陸子之教以辨義利為先卒年六十二肅子復字信仲嘉定元年隨其父學於先生其家在府城而追隨請益尤為親切

先生嘗與信仲書云兩遣府中書皆不及拜丈丈書但託邵機宜趙通判道意至今歉然前者蒙丈丈教以病中所得聽之灑然今茲書中不及寓區區之意有一說煩吾友侍下達之大抵為學不必追尋舊見此心此理昭然宇宙之間誠得其端緒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為又非疇昔意見所可比擬此真吾所固有非有外鑠正不必以舊見為固有也千萬以此紙稟之所與邵機宜書本末備矣幸復熟之

按德遠侍郎爲先生前輩與先生諸兄交好而尤敬服先生故命子若孫俱來從學此書中所云丈夫似指侍郎言然稱爲吾友侍下又教以此心此理云云自是指其父仲欽非謂侍郎信仲父子從學由於侍郎故併錄侍郎傳也宋史李浩傳尤詳以不及敘交陸氏事故用府志傳參以陸子書爲又按葉水心作鄭景元墓誌云女嫁蔡幼學李復鄭公宿學爲陳止齋師而信仲爲之壻蔡文懿名臣而信仲爲其僚壻則信仲所造非泛常者矣

趙主簿端頤

撫州府志本傳

趙端頤字養正翼祖屬籍直下家臨川幼孤貧處之裕如聞陸伯徵得象山家學因相與講貫參以伊洛諸書反求諸已

行顧其言無虛矯無崖異嘉定七年登進士授懷安簿歷建寧簿以廉謹稱嘗入江西帥幕議不合浩然肥遯端平初召赴都堂審察力辭家居優游扁所居曰常菴與鄒南堂游新堂章從軒往來切磋四公性行不同而趨向則一益南堂之學博新堂之行純從軒之辭辨常菴之論粹皆一鄉之望也

陸子學譜卷之十二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紱編
陸川龐嶼校

弟子七

趙進士師雍 弟師蒧

趙師雍宋史未立傳黃氏宗羲宋儒學案云師雍字然道黃巖人淳熙十四年進士與弟師蒧字詠道問學於朱陸二先生師雍言諸公傷於著書而其心反有所蔽此是暗指朱氏則其歸心於陸也明矣按二趙事陸子最久信陸子之道亦最篤書問往復不一而足陸子期以遠到嘗贈序以勉其兄弟云書契既造文字日多六經既作傳註日繁其勢然也苟

得其實本末始終較然甚明知所先後則是非邪正知所擇矣雖多且繁非以為病秪以為益不得其實而蔽於其末則非以為益秪以為病二昆其謹所以致其實哉然道兄弟恪守此訓以支離為病故有著書心蔽之說陸子既沒然道與朱子書謂恨不及見兩先生論辨有所底止朱子復書詆斥乃有千金敝帚之喻亦已過矣趙氏與包氏諸葛氏兄弟及項平甫等並兼事兩先生特其意皆偏信陸子耳非專事朱子後乃別事陸子也且其書止云不及見兩先生議論有所底止語亦平常非如胡紘之攻道學傅伯儔之附侂冑也而莆田宋端儀作考亭淵源錄乃直以然道與胡傅並列叛徒豈不謬哉分門別户黨同而伐異此偽學之禍所由以烈也不然同時講學張呂陸三君子不聞有攻之者何獨仇於朱

子橫逆之來君子必自反矣

書問

先生與然道書云某驚蟄前乘晴登山尋復積雨二十四日少霽始得一訪風練飛雪之狀方念不得與賢昆仲共之是晚來書適至喜可知也去非從善勇決如此沛然之壯在胸中矣又何以觀瀑為哉狂聖之相去遠矣而罔念克念之端頃刻而分人心之危豈不甚可畏哉有虞之朝克艱之說從逆之戒伯禹進之警戒無虞之說逸樂怠荒之戒伯益又進之明明穆穆聚精會神其切磋琢磨之功如此若已汩於利欲蔽於異端遑遑志遂非往而不返雖復雞鳴而起夜分乃寐其為害益深而去道愈遠矣奚足以言此哉今然道方耻利欲之習知異端之非願益致擴充之功則吾道幸甚

其第二書云茲閱來書知此志不替有加夫道一而已相去[illegible]相後千歲者猶若合符節況其近者乎然古人所以汲汲於師之中學審問謹思明辯之者深懼此道不明耳於其大端大旨知其邪正是非形有相近而實有相遠則知精微之處亦猶是也夫子十五而志學則既得其端緒矣然必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後曰知天命及其老也猶曰我學不厭今學者誠知端緒則亹亹翼翼自致日新之效者其能自已乎秋涼過我當究是言時事第可永歎良難言也

其第四書云吾心苟無所陷溺無所蒙蔽則舒慘之變當如四序之推遷自適其宜記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蓋近之矣夫子所謂克己復禮為仁誠能無毫髮己私之累則自復於禮矣禮者理也此理豈不在我使此志不替則日

明日著如川日增如木日茂矣必求外鑠則是自湮其源自伐其根也侍旁千萬致意適旅應酬之冗不及拜書

先生與咏道書云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誠得精當則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故自本諸身徵諸庶民至於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誠精當之不容貳也令兄謂諸公傷於著書而其心反有所蔽此理甚不精此言甚不當矣彼學不至道其心不能無蔽故其言支離彼惟不自知其學不至道不自以為蔽故敢於著書耳豈可言由其著書而反有所蔽當言其心有蔽故其言亦蔽則可也故親師友於當世固當論其學求師往聖尚友方冊亦當論其學

其第三書云奉此月十日書方知有叔氏之戚撫紙驚嘆怛焉痛心不能已已向見此令弟氣質淳美志向專篤聽言之

次、殊無凝滯、深用慰喜、胡爲遽有斯疾、竟棄斯世、哀哉、有如賢伯仲情義之篤、信不易堪也、天命既如此、亦無可奈何、況在慶侍之側、只得寬釋以安庭闈之心、此即理也。秋試失利、亦蘭菊有時耳、詠道之才、一第豈足爲道、此尤不足置懷。學力不究。此等眞正畫春冰耳。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故書曰。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若平居一有緩懈。一有凝滯。則精神立見凌奪。事至物來。固宜有困敗之憂。雖然。到此若能深省痛鞭。何困之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孟子曰。人病不求耳。又曰。亦爲之而已矣。於此用力。而又不能使聖賢之

言如符契則是平日之言皆妄言平日之意皆妄意矣果如是故不可自欺却當力加省察必使不待傳會而沛然有以信聖賢爲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後可也

其第四書云塞宇宙一理耳學者之所以學欲明此理耳此理之大豈有限量程明道所謂有憾於天地則大於天地者矣謂此理也三極皆同此理而天爲尊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五典乃天敘五禮乃天秩五服所彰乃天命五刑所用乃天討今學者能盡心知性則是知天存心養性則是事天人乃天之所生性乃天之所命自理而言而曰大於天地猶之可也自人而言則豈可言大於天地乾坤同一理也孔子於乾曰大哉乾元於坤則曰至哉坤元堯舜同一理也孔子於堯曰大哉堯之爲君於舜則曰君哉舜也此乃尊卑自然

之序如子不可同父之席弟不可先兄而行非人私意可差排杜撰也

按朱子答然道書謂足下求官得官今所從官又去親庭不遠云云是已嘗居官特所授何職莫可考耳又陸子與詠道第三書云知有叔氏之戚此令弟氣質淳美志向專篤聽言之次殊無凝滯是亦嘗從學於先生者也惜亡其名與字考朱子孫壻趙師夏字致道考亭淵源錄稱爲詠道弟豈即其人耶抑又別一弟耶

胡季隨大時

胡大時字季隨號盤谷五峰先生宏之季子也初張南軒先生從學於五峰季隨復從南軒受學南軒以女妻之南軒弟子多在湖南然以吳德夫獵及季隨爲最著朱子訪南軒於

潭州季隨嘗問學焉最後謁先生深服其敎陸子與季隨第一書謂丙午之夏吾山廨舍相從越月是也朱子趍其背已與之書云得元善書聞與子靜相見甚歎不知其說如何大抵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云云語雖若自引咎實指先生之敎而先生之所以爲學與所以敎人者必先於知所先後故與季隨第一書以致知明善爲先未嘗欲速而好徑也嚴松錄先生語云先生言胡季隨從晦翁學自言晦翁使讀孟子他日問季隨如何解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一句季隨以所見解晦翁以爲非且謂季隨讀書鹵莽不思後季隨思之旣苦因以致疾晦翁乃告之曰然讀之如雍之言然之然對上同聽同美同嗜說先生因笑曰只是如此何不早說與他觀此段則知朱子之所以敎學

者多困以章句宜季隨見先生而甚歎也先生與季隨第一書見講明條今錄先生與季隨第二書云王文公祠堂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餘子未嘗學問妄肆指議此無足怪同志之士猶或未能盡察此良可慨歎足下獨謂使荊公復生亦將無以自解精識如此吾道之幸傳項黃三士人品固自不同其爲學亦不相似若望其致知明善雖子淵亦不能無離索之患元吉今在此雖稍若知過要未特達學者之難得所從未久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耳人心不能無蒙蔽蒙蔽之未撤則日以陷溺諸子百家往往以聖賢自期仁義道德自命然其所以卒畔於皇極而不能自拔者蓋蒙蔽而不能覺陷溺而不自知耳顏子之賢夫子所屢嘆氣質之美固遠人絕甚子貢非能知顏子者

然亦自知其非傳偶論語所載顏淵喟然之歎當在問仁之前爲邦之問當在問仁之後請事斯語之語之時乃其知之始至善之始明時也以顏子之賢雖其知之未至善之未明亦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忿狠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己復禮之說所謂己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爲己私也己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可以至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衆人者爲其不安乎此極鑽仰之力而不能自已故卒能踐克己復禮之言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也若子貢之明達固居游夏之右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識絕凡民遠矣從夫子遊如彼其久尊信夫子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既歿其傳乃不在子貢顧在曾子私見之錮人難於自知如此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以達

天德已見消長之驗莫著於此矣學問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覺之兆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已實未能自克而不以自覺方憑之以決是非定可否縱其標末如子貢之屢中適重夫子之憂耳況又未能也物則所在非達天德未易輕言也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三子之智蓋其英爽足以有所精別異乎陳子禽叔孫武叔之流耳若責之以大智望之以眞知聖人非其任也顏子請事斯語之後眞知聖人矣曾子雖未及顏子若其眞知聖人則與顏子同學未知止則其知必不能至知之未至聖賢地位未易輕言也何時合并以究此理

按季隨聞先生之教。深信而篤好之。朱子雖有甚歎之疑。而季隨信之彌篤。先生亦嘉之。遂為婚姻。以次女妻季隨子焉。盱江宋黃應龍璧林集有陸氏孺人墓誌銘云。孺人姓陸氏。名某。撫之金谿青田人。象山先生文安公之次女。生六歲。公授以閨範孝經。丁文安公憂。受母吳氏及長兄薦堂先生伯微之教。通論語孟子大義。擇配以適南嶽胡文定公之曾孫、明公之孫、盤谷先生季隨之子。是時稱名閥詩禮者莫加焉。盤谷去世。孺人事皇姑黃夫人。肅恭怡順極至。蓋三十年無毫髮怠。訓子若孫。弗墜家學。既而夫若子相繼捐館。孺人皓首孀居。處性飾身。齊家御下。種種有矩度。生於淳熙丁未二月七日。卒於寶祐乙卯二月四日。以是年冬葬於衡陽樟木原胡氏祖禰塋兆所邇。孫二

集敘女孫一人適衡陽王偉其孫以予嘗從文安門人學來請銘某又嘗陪湖南憲使宋自牧至衡山時樞使陳柳齋帥潭來祭岳山長陳子春挾貴氣借胡氏家藏朱呂張陳諸儒先往復書尺及五峰諸公手澤凝且从孺人曰家有少田宅可留此先公所寶將以遺後人不可失命介聞於帥柳齋怫然立索之歸其孫以岳教名聞於朝罷斥之聞者義公此舉而韙孺人年高而志屹立知所重輕也為之銘曰懿範則文安之女夫子則明公之孫儷羨名德之門千秋萬歲阜可塿此石不朽嗚呼是為有宋江西陸文安先生季女之墓谷可陵此石有銘

郭醇仁震

郭震成都人自蜀中來學於先生先生嘗教以學先知本因

以本名齋求先生記之先生爲之文云唐虞之朝禹治水臯陶明刑稷降播種契敷五敎益作虞垂作工伯夷典禮夔典樂龍納言各貢其職各敦其功以成雍熙之治夫豈常試爲之者哉蓋其所以自信與人所以信之者皆在其疇昔之所學後世之爲士者鹵莽泛濫口耳之間無不涉獵其實未嘗有一事之知其至者人才之不足爲天下用固無足怪雖然是又未可以泛責於天下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要當有任其責者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孟子之言乃知所先後之驗成都郭震醇仁以本名齋求言於余余嘉其志告以所聞後日當有以觀其驗

石應之崇昭 兄斗文

宋儒學案云石崇昭字應之浙江新昌人與兄斗文字天民同問學於朱呂陸三氏之門初爲象山所喜復惑於異說而祭東萊之文以爲石火電光是區區者之不足恃象山見之駭其迷繆尋應之異時書問一束封之題曰石應之公案已而會於臨安以公案示之應之欲持去象山曰不可觀足下神思今不能辨此此書非吾相對剖決亦長物耳應之以進士第初授無爲軍學教授後積官至侍從象山與高宗商書曰觀應之容貌言論與曩者判若二人使人不忍視之今遂居臺閣益令人憐之耳

先生與孫季和書云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往年石應之駸駸有成路之興復迷於異說

至今茅塞每爲悼歎季和向時所得尚未能及應之臨安再相聚時已無初相聚時氣象是後書問與傳聞言論行事皆不能滿人意謂之茅塞不爲過也又先生與高應朝書云成之到此講切曲折却具應之書中然先生集中並無與應之書則知先生之文佚者多矣

朱子答周叔謹書云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爲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應之蓋嘗學於兩家不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語扣之因書喻及之爲幸也

石天民應之兄也名斗文與應之同師事先生官階事蹟無可考先生與徐子宜書云天民重困猶昔皆聞見駁雜之弊近嘗苦口與言稍能自反應之亦復荒唐今此相聚相欵志向却篤知非甚明有可喜者亦可爲天民慶也

高敎授宗商

高宗商字應朝、浙江人、乾道八年壬辰歲、先生成進士、由富陽歸家、楊敬仲首師事先生、由是宗商與石應之孫季和等、並來學。極相尊信。應朝嘗任邕川敎授、朱子與詹元善書云、高敎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從子靜學、有意爲己、必能開導其人也。其官階所至、無可考、

先生答高應朝書云、比得書、知爲學日進、甚喜、爲學不當無日新。易賛乾坤之簡易曰、易知易從、有親有功、可久可大。然則學無二事、無二道。根本苟立、保養不替、自然日新。所謂可久可大者、不出簡易而已。應朝旣自知資質偏駁、不廢磨礱、亦復何憂。亦復誰禦。然當知染習未盡、大體實不得謂無傷也。未及作子約書、寫至此、思子約書中、有宜於靜、未宜於動

之說此甚不可動靜豈有二心旣未宜於動則所謂宜於靜者亦未宜也先作應之書不及此成之到此講切曲折却具應之書中大抵學者各倚其資質聞見病狀雖復多端要爲戕賊其本心則一而已作書多不能詳要之詳亦未必有益苟有根本自能不懈怠不倦與同志切磋亦何患不進學如顏子猶曰未見其止惟益勉之

其第二書云前月併妝兩書備知近況慰浣良劇山房比年況味想盡得之帥漕書中矣春尾以猶子之訃出山房至今未得復登此乃棱山之子文行皆高家庭所賴年未及壯無疾而逝所以傷之者又不止骨肉之情也聚族旣廣患故如此類多今日方除一姪女之服所幸諸兒皆能安之以命不至過傷也此理日明鄉里友朋寖有能共此者每思應朝應

之未嘗不與懷應之一跌不復中間見其祭呂郎中文迷繆之甚閱應朝二書葺齋記亦甚念足下有茅塞之患帥漕處皆有吾文一編此乃韓將領親張氏朱氏所錄聞亦有一編在韓將領處想必從韓處見之矣第帥漕處本却經山間友朋點對無錯誤可從帥處借本點對却精觀熟考當有所發也。

高郡守商老

高商老浙江括蒼人師事陸子最篤登進士第授承議郎以紹熙五年任常州宜興縣知縣修學宮建社倉時陸子已沒並請朱子爲之記開禧三年知撫州軍事秋九月刻先生文集於郡庠自爲之跋云洙泗之教憤悱啟發鄒魯之書困衡作喻此學久矣無傳獨象山先生得之千載之下最爲要切

是以聽其言者類多感發書曰惟文王之敬忌先生之書如黃鐘大呂發達九地直啟洙泗鄒魯之秘其可以不傳耶商老嘗從先生遊頗自奮勵今老矣學不加進爲州鄭鄉愧於簿領之外效如捕風因刻之郡庠以幸後學倘有志之士伏讀其書如見其人知敬其所當敬而不忌其所不必忌其爲有補於風化較然不誣也然而默識心通豈欺我哉

朱子爲商老作常州宜興縣社倉記云始予居建之崇安嘗以民饑請於郡守徐公嘉得米六百斛以貸而因以爲社倉今幾三十年矣其積至五千斛而歲歛散之里中遂無凶年中間蒙恩召對輙以上聞詔施行之而諸道莫有應者獨閩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爲能廣其法於數縣然亦不能遠也紹熙五年春常州宜興縣大夫高君商老實始爲之於

其縣善拳開寶諸鄉凡爲倉者十一合之爲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邑人之賢者承議郎趙君善后周君林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餘人以典司之而以書來屬予記予心許之而未及爲也會是歲浙西水旱常州民饑尤劇浮殍滿道顧宜興獨下熟而貸之所及者尤有賴焉明年春高君將受代以去乃復與趙周諸君皆以書來趣予文且言去歲之冬民負米以輸者襁屬爭先視貸藉無龠合之不入予於是益喜高君之惠將得以久又喜其民之信愛其上而不忍欺也則爲之記其所以然者抑又慮其久而不能無敝於其間也則又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必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爲

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泰平之世蓋不常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筦鑰之僅存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爲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况於所謂社倉者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荒閑之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馭之不以流徙之刑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納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又予所身試者故幷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慶元元年庚午旣望具位朱熹記

朱子又爲商老作常州宜興學記云紹熙五年十二月宜興縣新修學成明年知縣事承議郎括蒼高君商老以書來請

記而其學之師生迪功郎孫庭詢貢士邰機等數十人又疏其事以來告曰吾邑之學久廢不治自今明府之來郎有意焉而縣貧不能遽給其費乃稍葺其所甚敝亟補其所甚缺且籍閒田五千畝以豐其廩斥長橋僦金歲入七十餘萬以附益之爲置師弟子員課試如法而又日往遊焉躬爲講論開之以道德性命之指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使其知士之所以學蓋有卓然科舉文字之外者於是縣人學子知所鄉慕至於里居士大夫之賢者亦携子弟來聽席下無不更相告語更相勉勵而自恨其聞之之晩也退而相與出捐金齎以佐其役合公私之力得錢幾七百萬而學之内外煥然一新堂涂門廡靡不嚴備象設禮器皆應圖法蓋高君之於是學非獨經理興築之緒爲可書而其所以教者則非今世之

爲吏者所能及而邑之人材風俗實有賴焉幸夫子之悉書之以告來者於無窮則諸生之望也予頃得高君於會稽而知其賢今乃聞其政教之施於人者又有成效如此固已樂爲之書矣而況邑之父兄子弟能率高君之教而有所興起皆知從事於古人爲已之學而不汲汲乎誇多鬭靡之習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則又予之所深歎而尤樂取以告人者也乃爲悉記其語使後之君子有考焉柳高君之於此邑嘗新其社稷之位而并作風雨雷師於其側以嚴祀事穿故瀆疏積水以防旱潦作社倉儲羨粟以備凶荒其所以事神治民類能行其所學而皆出於至誠懇惻之意是以言出而人信從之蓋不待至於誦說之間然後以言教也嗚呼賢哉慶元元年春三月庚申朝請郎提舉南京鴻慶宮新安朱熹記

詹宗丞阜民

事蹟書問

詹阜民字子南浙江遂安人累官宗正寺丞兼駕部郎中知徽州府阜民以淳熙十年侍學於陸子最爲篤信嘗錄先生語云阜民癸卯十二月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言大旨云欲爲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非有爲也又云某方侍坐先生遽起某亦起先生曰還用安排否一日先舉公都子問鈞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其職某因是便收此心然惟有照物而已他日侍坐無所問先生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某因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之

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邇乎某曰然昔者嘗以南軒張先生所類洙泗言仁考察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即智也勇也某因言而通對曰不惟知勇萬善皆是物也先生曰然更當爲說存養一節又記云乙巳十二月再入都見先生坐定曰子何以束縛如此因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豈不快哉既而以所記管窺諸語請益一二日再造先生曰夜來與朋友同看來却不是無根據說得出來自此幸勿輟錄他日亦可自驗又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

先生與詹子南書云廖倅處送至四月二十四日書發讀甚慰馳慕用力不懈無他疑惑甚善甚善此心至靈此理至明

要亦何疑之有然又以無疑爲疑是未能無疑也事理有未明則不容不疑思索之問辨之則疑有時而釋矣疑亦豈足願哉今既曰無疑矣乃以無疑爲疑何哉願速更之毋滋其惑

先生與詹子南第二書云去臘面對頗得盡所懷天語甚詳反復之間不敢不自盡至於遇合所不敢必是有天命非人所能與也何時能一來至望紙筆之間終不若面言之審且盡也吾友天資淳靜若不惑於多岐不蔽於浮說則其進孰禦焉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豈外鑠哉明其本末知所先後雖由於學及其明也乃理之固有何加損於其間哉

其第三書云學植日進甚慰馳念養大體之說就孟子上看則是因陳辭指實而說自無病讀者得其事實亦不泥其辭

說今子南未免有立說之病大抵立說則自不能無病子南是辯制乎外一語當時爲此語者固未特達若事實上特達端的言語自不同古人言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亦用制字其言多少特達全無議論辭說蹊徑蓋古人皆實學後人未免有議論辭說之累當其蔽時多不自覺及其蔽解回視前日之經營安排乃知其爲陷溺耳

王宗丞遇

事蹟

王遇、字子正、一字子合、潭州龍溪人、乾道五年進士、歷教授臨江軍、既而由贑倅名爲太學博士、除諸王宮教授、出知常州、遂爲浙東常平使者、除大宗正丞、遷右曹郎中、嘉定四年卒、年七十、初事朱子兼問學於陸子、一日來問學之道何先

曰親師友去巳之不美也人資質有美惡得師友琢磨知巳之不美而改之子合曰是請益不答先生曰子合要我說性善性惡伊洛釋老等話不副其求故曰是而已吾欲其理會此說所以不答見包揚顯道所錄先生語錄按子合與文達公爲同年進士又屢仕於江西故問學於陸子云

許教授中應

事蹟

許中應里居官階莫可考陸子知荊門軍時中應爲鄂州教授師事陸子信道甚篤陸子之卒喪過鄂州中應爲文以祭推本心之原排支離之失其略云是理流行宇宙之彌卑不間於樵牧皆可得而與知自條理之科不續一何名世之稀蓋所以見吾夫子者未至如曾參之皜皜而詖淫邪遁不能

如孟子之無疑則皆未免隨揣摩之形似囿聞見之支離雖勉強以力行徒爾增附益之私公以間氣而自得師燭乎大天淵之無際洞乎微芒芴之無遺混混乎由源而達委鼎鼎乎自榦而敷枝故言動無一之不實而表裏不至乎相違豈非合彼已於一源貫幽顯而同歸者乎若乃察此理之公共謂先覺者爲後覺之資彼絶物者不仁雖狂鄙皆在於扶持開晃耀於蒙昧出荆棘於平夷的然顛末之無舛二三子亦有立於斯時郎所應之有證尚安得以佛老之空談而病之哉其生平學術議論恪守師説薛象先蔡季通等皆推許之而不知者疑其脱略載籍其實陸子之所以教與中應之所以學皆非專求於心而不讀書也陸子嘗謂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所以教人讀書之法甚備而中應在鄂州亦建閣藏書

名以稽古則其師弟子之讀書可知已建閣時陸子已卒遂因季通求朱子記之朱子惑於人言猶以脫略載籍疑中應答季通書云長沙之行幾日可歸閣記不敢辭但恐病中意思昏聵未必能及許敎未替前了得耳向見薛象先盛稱其人今讀其書乃知講於陸氏之學者近年此說流行後生好資質者皆爲所擔閣壞了云云其後爲記亦用此意詆爲已之學謂無事外求爲非其實中應現在作藏書之閣名以稽古乃反以爲不讀書則當面屈枉人矣且閣記所謂挾冊讀書誇多鬭靡以爲利祿之計者雖朱子亦不取也此時陸子初卒無極爭辨之憤未平故語意猶多牴牾明年紹熙四年爲福州州學經史閣記則全合於陸子之敎謂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

豈有待於外求哉又曰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者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利祿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辭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德業事功愈無以逮乎古人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既爲此記又與林德久書云近覺向來所論於本原上甚欠工夫間爲福州學官作一說發此意郎此記也朱子自五十二歲聞陸子鹿洞講義郎追悔從前所學溺於章句之非詳見於劉子澄書深懲痛省不一而足至五十六歲因無極之辯又復忿爭見之筆墨痛詆陸子至爲福州經史閣記則陸子已沒氣平心定然後知本原上甚欠工夫而記誦訓詁之不足以爲學也自此以後見之筆墨可考者一以

尊德性求放心爲主終身無復異詞所謂朱子晚年合於陸子豈非灼然而不容誣也哉明有陳建者一無知識妄爲學蔀通辨之書載朱子與李倫論許中應書及稽古閣記以證朱陸晚年未嘗相同不知其後之水乳交融也故因敘述中應求記事而辨之如此俾後之學者得以考焉

按葉水心作趙壽卿善悉墓誌云善悉除江西運判薦許中應李肅皆善士時所謂僞學畏不敢舉者也由是觀之則許李二子皆著僞學之籍矣

楊漕使方

事蹟

楊方字子直福建長汀人清修篤孝行已拔俗隆興初舉進士調信州弋陽尉還取道崇安請敎朱子數月而歸趙忠定

汝愚帥蜀、辟主管機宜文字、汝愚薦於朝、授宗正寺簿、請外、通判吉州、知建昌軍、謁陸子問學。一日李敏求呈所記語錄、子直與朱季繹、程敦蒙先在坐、先生問子直學問何所據、云信聖人之言、先生曰、且如一部禮記、凡子曰皆聖人言也、子直將盡信乎、抑其間有揀擇乎。子直無語、先生曰、若使其都信、如何都信得、若使其揀擇、却非信聖人之言也。人謂某不教人讀書、如敏求前日來問某下手處、某教他讀旅獒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嘗不讀書來、只是比他人讀得別些子耳。子直聞言信服、又頗聞陸子駁持敬之說、因以書往問朱子、答云、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數語而加功焉。又疑學者病在言語多而無心得、朱子又答書云、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為大病、然工夫草草、所以

若存若亡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閒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耳蓋子直既聞陸子之敎有得於心故疑朱子之敎而朱子晚年所見與陸子同故亦直以求放心爲要訣而應之如響也子直後名爲樞密院編修官首乞朝重華宮辭甚懇切寧宗嗣位除秘書郎出知吉州僞學禁興坐汝愚黨罷居贛州閉門讀書學禁弛起家知撫州至官五閱月乞祠以歸嘉定初名爲侍右郎進考功郎剛正不合時宜去官越二年除廣西漕使發擿奸貪官吏畏服循歷所部深入瘴鄉卒於象州老稚聞之無不隕涕所著有寒泉語錄人稱爲澹軒先生

陳晉卿綰

陳綰字晉卿福建福唐人官階事蹟無可考惟先生集中有

贈陳晉卿序云、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人所不見、此心昭然、善推所爲、充是心而已。紹熙辛亥立秋後二日臨川陸某子靜爲福唐陳綰晉卿書云云、詳味序語、則亦及門受業者也。

孫簽判應時

事跡、書問、

孫應時、字季和、號燭湖、浙江會稽郡餘姚縣人、乾道八年、陸子初成進士、由行都歸江西、道經浙江郡縣、舟車所至、賢士景從、季和其一也。淳熙八年、朱子提舉浙東鹽茶、季和方爲制司幹官、與議荒政、多所裨益、朱子列薦浙江賢有司、則季和與楊敬仲皆與焉。慶元三年、爲常熟令、大興敎化、五年立

吳公言偃祠時陸子已没乃請朱子爲之記稱孫君能舉千載之闕遺稽古崇德以勵其學者武城絃歌之意於是乎在故熹喜其事而樂爲之書云仕至邵武軍通判

宋儒學案云季和舉進士初授黃巖尉滿任士民欲置田宅留之居不受邱崈帥蜀辟之入幕季和言吳曦必反宜預備改知常熟縣以前令積逋貶秩尋判邵武軍而卒季和問學朱陸之間而所師者則陸也

季和師事陸子最爲篤信初侍學浙中又辭親赴江西從學先生嘗答季和書云茲以書至發讀知已遡江而西既喜聞動靜之詳又恨不得一見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見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令尊大人既許其行又有二令兄在侍下豈得便爲失養顏子之家

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而其子亦從其師周遊天下屢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爲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誠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與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膝下不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學不至道而日以規規小智穿鑿傳會[illegible]蛆蠹如蟊賊以自飽適由君子觀之政可憐悼耳苟以其私偷譽斯世固不難也但非先哲所望於後學其所賞不足以當所惜之萬一耳幸謹思而勉行之是問爲況要非紙筆所能宣達季和能着鞭

則自相孚矣。總鄉之疑不必論可矣。

按季和有獨湖先生集十卷。見明內閣書目。永樂大典多采用之。中有祭象山陸先生文云。嗚呼先生之姿。英亮卓越。先生之志。奮迅堅決。先生之學。簡易昭晰。先生之論。敷暢條達。先生用心。眞實惻怛。先生教人。感動激切。先生德行。平生高潔。先生文章。嚴健超絕。嗚呼斯所謂名世之才。振古之傑。信乎天實付之以斯道之重。宜若開之以格君之烈。名鼎成於天下。進益孚於朝列。一造膝以極論。喟皇心其有發。騫將行兮或尼。澗不見兮采葛。優游兮山林。詠歌兮風月。獨私淑兮其徒。脫塵埃兮王雪。出緒餘兮一邦。楚之人兮大悅。忽巷哭以過喪。竟何爲乎造物。嗚呼哀哉。昔道統之承。承百聖儼其合節。昉洙泗之無師。已參差而

異說刓千載之墜緒新左提而右挈胥衆車而並駕羌實
難兮一轍廼先生之仁勇每力爭於毫髮般紛紛其奚怪
淺或疑於相軋加數年其可冀會皇極以昭揭愴此事之
今已渺方來而孰察憶趨隅於逆旅心專專兮蘊結踊中
旦而不寐實寘蒙之一豁曰湥恨其自茲戒斧斤之斬伐
邈東西以有年耿微衷兮如渴日行役以過楚期欲往而
道輟曾報書之幾何痛終天之永訣寫此哀其已晚望眼
眩而心折尚不辱於師門儻歆誠兮一歎

按季和之後最昌明忠烈公燧其後也死宸濠之難爲一
代名臣自燧以下諸子塾塾孫鏷鑨曾孫如游並至公卿
所謂四世五尚書者蓋季和之積厚矣

胡達材拱 弟搏

胡拱字達材浙江餘姚人尚書沂之子有文名由門蔭監回易庫早卒初乾道八年陸子道過浙江達材來從學復齋先生與學者書云予靜入浙則有楊簡敬仲石崇昭應之諸葛誠之胡拱達材高宗商應朝孫應時季和從之遊其餘不能悉數皆亹亹嚮學尊信吾道甚可喜也宋儒學案稱象山先生言其資質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馳騖於外未知自反嘗答達材書云承示以所進所疑浚見嗜學之誠但達材所進乃害心之大者所謂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乃是妄見此見不息善何由明宜其事物之擾即不相續酬酢之繁即不相似若本心之善豈有動靜語默之間哉今達材資質美處乃不自知所謂日用而不知也如前所云乃害此心者心害苟除其善自著不勞推測纔有推測即是心害與聲色臭

味利害得喪等耳孟子所謂斧斤伐之牛羊牧之者也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耳若的實自息妄見良心善性乃達材固有何須他人模寫但養之不害可也作此不暇詳稽然說得多亦徒說要達材自省耳

胡撙字崇禮拱弟同兄學於陸子而尊信尤篤浙江士子爲陸學者多宗之葉水心作胡崇禮墓誌銘云崇禮胡氏名撙會稽餘姚人自承務郎監臨安府樓店務西京中嶽廟兩浙轉運使浙西茶鹽司幹官慶元元年五月某日卒於吳年四十九二年十二月某日葬翁湖山夫人周氏二子衛衍二女長嫁歙縣主簿石孝淳崇禮本末單厚終始信實啟發穎銳而守以凝固激厲勇敢而行以和順俗所溺情戲鄙詐未嘗留色衆所競儇巧黠慧未嘗接心父禮部尚書沂乾道名臣

衣冠推其表則兄監回易庫拱淳熙名士朋友載其言行崇禮步趨顧省無一事不以父兄爲法夢想跂及無一念不以家門爲重先世故書緹囊珍篋重封之屏几遺字籠玩往復或移日尚書階不及謚崇禮頓首麗正門請曰先臣幸以詹事侍陛下東宮光宗惻然特賜謚既定章簡又曰此非所以謚臣父也卒易獻簡乃已回易不幸棄盛年崇禮悲哀思慕自罷官乞岳祠曰不得是無以塋吾兄餘姚之胡崗連壟接者八世矣族人貧富相通親疎相卹墮枝脫葉亦使自存越人言松櫝壽鬱能無毀傷者或羨胡氏蓋崇禮營護其間也在運司覈諸縣板帳一日條無名重賦白於長請盡除之長憚其直遜爲謝曰當議而行不敢迕也甲寅乙卯歲浙西先旱後水湖常州死無虛室縣梁河堤積屍千數崇禮泣愬於

朝適會所知爲丞相急轉米長興安吉山谷中緣門糜飲之
民賴以少蘇既而崇禮良苦被疾遂不起此皆其親戚所記
鄉里所傳而余識崇禮且見且聞不忘者也初朱元晦呂伯
恭以道學教閩浙士有陸子靜後出號稱徑要簡捷諸生或
立語以感動悟入以故越人爲其學尤衆雨併笠夜續燈聚
崇禮之家皆澄坐内觀周氏賢明身治鮭菜供飵羹歷歲閱
閏無改其度士既成名無不向重崇禮謂宜世用然竟不遇
不壽死死後十五日周氏死又八日幼女亦死衛衎尚少浮
柩縱横而歸吳越人皆咨嗟痛惜以爲天之於吉人善士何
其不少假易至此而崇禮執義秉德既虛爲善之報而死亡
摧折之慘又加甚耶然其後未久衛登進士第登朝今爲朝
奉郎通判明州衎後其兄授通直郎知黃巖縣贈崇禮官五

品周氏安人胡氏其復起起必崇禮子孫而天之於吉人善
士其終不虛其應特有从近淺淺而已嘉定六年冬衛偶來
永嘉見余言舊事相對歎息余觀衛懇懇於學術衰廢之餘
補綴張設若欲繼其先者嗚呼是胡氏義理德性之傳而崇
禮之靈所以相之也影響遲速何足計哉銘曰生而知方學
而蹈道職當戍身豈限常報淺耕先穫淺種後收靜而自至
福焉待求露椒亭亭雲塚纍纍崇禮之銘于以尚德云

潘倉使友文

事蹟書問

潘友文字文叔浙江金華人左司潘時德鄜之從子也從學
於陸子在淳熙末年嘉定間歷任至提舉福建常平茶鹽公
事則陸子已不及見矣文叔兼事朱子嘗以書問學有不敢

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之語遵陸子敎也

先生答潘文叔書云得書知爲學有進甚慰但所謂怠墮急廹兩偏此人之通患若得平穩之地不以動靜而變若動靜不能如一是未得平穩也涵泳之久馳擾暫殺所謂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本心若未發明終然無益若自謂已得靜中工夫又別作動中工夫恐只是增擾擾耳何適而非此心心正則靜亦正動亦正心不正則雖靜亦不正矣若動靜異心是有二心也此事非有眞實朋友不可

其第二書云文叔慈祥懇惻一意師慕善人服行善事友朋間所共推重與一輩依憑假託以濟其驕矜者不可同年而語矣然恐懼憂驚每每過分亦由講之未明未聞君子之大道與虞書所謂儆戒無虞周書所謂克自抑畏中庸所謂戒

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亦不可同年而語也蓋所謂儆戒抑畏戒謹恐懼者粹然一出於正與曲肱陋巷之樂舞雩詠歸之志不相悖違若凋零窮蹙弗協於極名雖爲善未得其正未離其私耳不志於學雖高才美質博物洽聞終亦累於其私況下才乎尹師魯氣質固自不凡其所質立可謂表表然如文叔所舉答韓資政書辭蓋不免乎其私者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文叔第未得遊聖人之門耳今日風俗已積壞人才已積衰公儲民力皆已積耗惟新之政亦良難哉某方此治登山倥偬占復莫究所懷何時合并以遂傾倒